

後漢書集解

竇融列傳第十三

弟子固 曾孫憲 玄孫章

後漢書二十三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暉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王先謙集解

竇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也七世祖廣國

集解惠棟曰世系云廣國生誼誼生賞賞生邕

邕生猛猛生秀秀生敷敷生融恩澤侯表廣國生定

定生常生與世系異錢大昕曰此傳失書融高祖名

弟封章武侯

章武縣屬勃海郡故城在今滄州魯縣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魯縣也作魯城縣考證云諸本同按郡國

志應作

融高祖父宣帝時已吏二千石自常山徙焉

集解洪亮吉曰前書外戚

傳廣國自文帝時已家于長安豈後嗣復歸常山至高祖又從常

山徙平陵耶

融早孤

集解惠棟曰案世系寶賞襲章武侯徙扶風平陵為融五

世祖也

少時為驃騎將軍王舜令史王莽居攝中為強弩將

軍司馬

強弩將軍即莽明義侯王俊集解惠棟曰俊當作駿案翟

免復以城門將軍趙恢為強弩將軍將兵西二月明東擊翟義還

等殄滅諸縣悉平融以軍功封男當為趙恢司馬也

攻槐里

槐里趙明霍鴻等起兵以應翟義王邑等破義還合軍擊明鴻等滅之融時隨其軍也見前書

呂軍功封

建武男

東觀記續漢書並云寧武男

女弟爲大司空王邑小妻家長安中出入

貴戚連結閭里豪傑呂任俠爲名然事母兄養弱弟內修行義王

莽末青徐賊起太師王匡

匡王莽之子

請融爲助軍與其東征及漢兵

起融復從王邑敗於昆陽下歸長安漢兵長驅入關王邑薦融拜

爲波水將軍

前書音義曰波水在長安南

賜黃金千斤引兵至新豐莽敗融呂

軍降更始大司馬趙萌萌呂爲校尉甚重之薦融爲鉅鹿太守融

見更始新立東方向擾不欲出關而高祖父嘗爲張掖太守從祖

父爲護羌校尉

集解沈欽韓曰王莽傳有護羌校尉實況

從弟亦爲武威太守累世在

河西知其土俗獨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爲

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

漢邊郡皆置屬國

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呂自守

此遺種處也

遺留也可以保全不畏絕滅

兄弟皆然之融於是日往守萌

守猶求也

辭讓鉅鹿圖出河西圖謀萌為言更始乃得為張掖屬國都尉融

大喜即將家屬而西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輯和甚得其歡心

河西翕然歸之是時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庫鈞前書音義曰庫姓即倉庫

吏後也今羌中有姓庫音舍云承鈞之後也集解錢大昕曰案下文云以鈞為金城太守則此時未為太守疑亦是都尉也古讀庫

有舍音猶車音尺遮反余音食遮反廣韻禡部有庫字云姓也此

流俗之字王鳴盛曰舍古音若庶西域則舊上聲其音開口呼之

唐以後佛書盛故其音變今松江府有庫公山說文庫兵車藏也

厂部無庫字此流俗妄造正如角里別造用字代之鄭樵通志氏

族略載庫氏音舍天台括蒼有此姓此妄據委巷小人之姓以為

典實不足信惠棟曰善文云鈞字巨公沈欽韓曰樵本廣韻風俗

通卻非妄撰廣韻十一暮又云庫亦虜複姓新唐書董衡釋

音庫狄音赦是作舍音者即虜複姓省從庫與庫相混耳張按

都尉史苞三輔決錄注苞字叔文茂陵人也酒泉都尉竺曾集解惠棟曰案竺曾

見何氏姓苑胡三省引姓譜云敦煌都尉辛彤集解惠棟曰善文

孤竹君之後善文云曾字巨公敦煌都尉辛彤云彤字大房又云

梁統與庫鈞等並州郡英俊融皆與為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

等計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斗峻絕也前書曰成

山海

不同心戮力

戮并也

則不能自守權鈞力齊復無已相率當推

一人爲大將軍共全五郡觀時變動議既定而各謙讓咸已融世

任河西爲吏人所敬向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

集解惠棟曰晉書地理志秦美陽甘泉宮本匈奴鑄金人祭天之處匈奴既失甘泉使

休屠渾邪王等居涼州之地二王降漢漢置張掖酒泉燉煌武威

郡後又置金城

是時武威太守馬期張掖太守任仲並孤立無黨

乃共移書告示之二人即解印綬去於是呂梁統爲武威太守史

苞爲張掖太守竺曾爲酒泉太守辛彤爲燉煌太守庫鈞爲金城

太守融居屬國領都尉職如故置從事監察五郡河西民俗質樸

而融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修兵馬習戰射明烽燧之

警羌胡犯塞融輒自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要

赴敵不失期契也

每輒自

破之其後匈奴懲又

懲創也說文云又亦懲也

稀復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服

親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飢者歸之不絕融等遙聞光武即

位而心欲東向呂河西隔遠未能自通時隗囂先稱建武年號融

等從受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

張玄游說河西曰集解惠棟曰傳幹王命敘云張元慕蘇秦蒯通之業周旋囂述西說實融言未及終而梁統已

誅之更始事業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今即有所主

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有危殆雖悔無及今豪傑競逐

雌雄未決項羽謂高祖曰願與沛公決雌雄當各據其土宇與隴蜀合從前書音

利合爲從以威勢相脅曰橫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佗佗姓趙眞定人也陳勝起佗行南海尉遂王有

尉佗也南越故曰融等於是召豪傑及諸太守計議其中智者皆曰漢承

堯運左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爲御龍氏春秋時晉卿士會卽其後也士會奔秦後歸晉其處者爲劉

氏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魏遷大梁都于豐號豐公卽太上皇父也故曰漢承堯運歷數延長今皇帝姓

號見於圖書謂河圖赤伏符曰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子雲夏

賀良等建明漢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前書成帝時谷永上書曰陛下當陽數之標季

涉三七之節紀哀帝時夏賀良言赤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

精子讖漢家應運中哀當再受命矣占劉歆以哀帝建平元年改及莽末道士西門君惠言劉秀當爲

天子遂謀立子駿事覺被殺出謂百姓觀者曰劉秀真汝主也皆

近事纂著纂露也智者所共見也除言天命且曰人事論之今稱

帝者數人而洛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强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

事它姓殆未能當也諸郡太守各有賓客或同或異融小心精詳

遂決策東向五年夏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先是帝問河西完富

地接隴蜀常欲招之曰逼囂述亦發使遣融書遇鈞於道卽與俱

還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曰制詔行河西五郡

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強倉庫有蓄民庶殷

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

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

天水有魄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猶前通曰

與楚卽楚勝與漢卽漢捷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捷作勝已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

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言時難得而易失也欲遂立桓文

輔微國當勉卒功業周室微弱齊桓晉文輔之以霸天下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

宜已時定蒯通說韓信曰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

今之議者必有任尊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秦胡亥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

語曰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

州之主可爲國故召公卽令行南國尉事地理志曰蒼梧鬱林合

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越之分也此爲七郡也效致也流俗本

作教者誤也集解通鑑胡注尉佗之時未有七郡光武據後來置

郡言之劉攽曰令行南海王者有分土無分民集解惠棟曰自適己

國尉事按文國當作海事而已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謂宜自謀順適己身之事今已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

輒言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旣至河西咸驚已爲天子明見萬里

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集解周壽昌曰時璽書詔融立字當正作玄

光武察玄所說而以璽書詔融立字當正作玄

之情融即復遣鈞上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

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厯將帥假猶濫也集解洪亮吉日

融以前爲將軍由隗囂所假及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又屬權時所推故云假耳非濫明之義也

守持一隅臣委質則易爲辭臣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曰深達至誠故遣劉鈞口

陳肝膽自曰底裏上露長無纖介底裏皆露言無藏隱集解惠棟曰揚雄與劉歆書曰謹歸誠底

裏不敢違信王幼學云底裏猶底蘊也露批而聖書盛稱蜀漢二

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

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

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

而臣獨何曰用心謹遣同產弟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涼

州縣也集解陳景雲曰唐涼州無高平縣當云原州平高縣

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

間行通書

東觀記及續漢書席皆作虞字

帝復遣席封賜融友書所曰尉藉之甚

備尉藉解見

融既深知帝意乃與隗囂書責讓之曰伏惟將軍國

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謂漢遭王莽篡奪也守節

不回也同邪承事本朝後遣伯春謂子詢之字也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

有效融等所已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為此也而忿相之

問憎患也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忿怨也相繫改節易圖君臣分

爭上下接兵言違背委成功造難就也委棄去從議為橫謀去從背

為橫通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已至

於此言隗囂執政事者貪有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執局迫人兵

離散集解先謙曰人當易曰輔人難已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

猶迷淮南子曰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載致數千不南

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文伯盧芳也集解先謙曰芳夫負虛交而

易強禦恃遠救而輕近敵負亦恃也易輕也恃公孫述未見其利

也融聞智者不危眾曰舉事仁者不違義曰要功今曰小敵大於

眾何如

言危眾也

棄子微功於義何如

言違義也

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

臣節也

稽首拜天子禮也禮君南嚮荅陽之義臣北面荅君也

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

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

留子謂見在之子對伯春故曰留也

自

起兵曰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為丘墟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

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

集解先謙曰即則同字

迄今傷痍之恥未愈哭泣之

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於難

集解先謙曰通鑑無大字前後稱將軍此

不得忽加大字明傳寫誤衍

是使積病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為悲痛尤

足愍傷痛之可為酸鼻

宋玉曰孤子寡婦寒心酸鼻

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

融聞為忠甚易得宜實難

左傳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憂人大過曰德

取怨

詩曰不以我為德反以我為讐

知且曰言獲罪也區區所獻唯將軍省焉

集解

王補曰王夫之曰說人罷兵歸附而以強弱論我居強而孰甘其弱激之而已以天命論天之視聽自民置民不言而託之杳茫之

符瑞妄人不難偽作以惑眾而亂滋甚惟融之為言如此雖不聽而已槍於心心槍而氣奪矣秦隴間之將不樂為囂用漢之荷戈以起負糧以饋者亦知上之非忍毒我而禍自彼發不容己也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且融全河西以歸命實踐此言以免民於死非徒言也寶氏之裔與漢始終一念之永百年之澤矣

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乃賜融曰外屬圖及太史公五宗外

戚世家景帝子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為一宗故魏其侯

列傳寶嬰太后從兄子也封魏其侯魏其縣屬琅邪郡詔報曰每追念外屬孝景皇帝出

自寶氏出生也爾雅曰男子謂姊妹之子曰出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昔魏其一

言繼統已正梁孝王景帝弟也亦寶太后所生梁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景帝未立太子酒酣帝從容曰千秋之後傳

梁王太后驩寶嬰引厄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長君少君尊

父子相傳漢之約也帝何以得傳梁王帝遂止矣

奉師傅長君寶太后兄也少君太后弟廣國之字也終灌等以兩人所出微為擇師傅長者有節行者與居長君少君由此

富貴驕人兒前書修成淑德施及子孫施延也音羊取反此皇太后神靈

上天祐漢也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集解王鳴盛曰曲禮器之溉者不寫

其餘皆寫注謂傳之器中漢人因借爲傳鈔書寫之
字前書藝文志孝武世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 痛入骨髓

臣見之當股慄慙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

說文曰曠明也

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前書揚雄曰乃今日發矇廓然光照矣集解惠棟曰家語云三子者既得聞此論于夫子也煥若發矇焉非

忠孝懇誠孰能如此也說文曰懇謹也 豈其德薄者所能克堪

失河西之助族禍將及欲設間離之說亂惑真心轉相解構

相解說而

結曰成其姦又京師百僚不曉國家及將軍本意多能採取虛僞

誇誕妄談令忠孝失望傳言乖實毀譽之來皆不徒然不可不思

今關東盜賊已定大兵今當悉西將軍其抗厲威武已應期會融

被詔卽與諸郡守將兵入金城初更始時先零羌封何諸種殺金

城太守居其郡隗囂使使賂遺封何與共結盟欲發其眾融等因

軍出進擊封何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得牛馬羊萬頭穀數萬斛因

並河揚威武並音蒲 伺候車駕時大兵未進融乃引還帝曰融信

效著明益嘉之詔右扶風修理融父墳塋祠曰太牢數馳輕使致

遺四方珍羞

集解通鑑胡注遺以四方珍羞既以厚融且示四方來服能致遠物也

梁統乃使人刺

殺張玄遂與囂絕皆解所假將軍印綬七年夏酒泉太守竺曾曰

弟報怨殺人而去郡

東觀記曰曾弟嬰報怨殺屬國侯王湑等曾慙而去郡集解惠棟曰何氏姓苑作晏孫

云竺本姓竹後漢擬陽侯竺晏報怨有仇以曹姓名融承制拜曾賢不改其族乃加二字以存夷齊而移于琅邪莒縣

爲武鋒將軍更曰辛彤代之秋隗囂發兵寇安定帝將自西征之

先戒融期會遇雨道斷且囂兵已退乃止融至姑臧

姑臧縣名屬武威郡今涼

州縣也西河舊事曰涼州城昔匈奴故蓋藏城後人音訛名姑臧也集解先謙曰今涼州府武威縣治

被詔罷歸融

恐大兵遂久不出乃上書曰隗囂聞車駕當西臣融東下士眾騷

動計且不戰囂將高峻之屬皆欲逢迎大軍後聞兵罷峻等復疑

囂揚言東方有變西州豪傑遂復附從囂又引公孫述將令守突

門

突門守城之門墨子曰城百步爲一突門也

臣融孤弱介在其間

杜預注左傳雖承云介猶間也

威靈宜速救助國家當其前臣融促其後緩急迭用首尾相資

勢排迤

排迤謂感迫也

不得進退此必破也若兵不早進久生持疑則外

長寇讐內示困弱復令譏邪得有因緣臣竊憂之惟陛下哀憐帝

深美之八年夏車駕西征隗囂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

小月氏西胡國名

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高平第一

高平今原州縣

郡國志云高平有第一城集縣沈欽韓曰今平涼府固原州治

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

猶言儀往也

是時軍旅代興諸將與三公交錯道中或背使者交私語帝聞融

先問禮儀甚善之曰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引見融等待曰殊禮

拜弟友為奉車都尉從弟士太中大夫遂共進軍諸眾大潰城邑

皆降帝高融功下詔曰安豐陽泉蓼安安風四縣

四縣並屬廬江郡安豐今壽州

縣也故城在今霍山縣西北安風本漢六安國及陽泉故城並在

今安豐縣南杜預注左傳曰蓼在今安豐蓼音了集解劉攽曰蓼

安按文多安字此縣名蓼而已先謙曰東觀記不重安字劉說是

安豐在今光州固始縣東陽泉在今潁州府霍邱縣西安風在霍

邱西南蓼在今固始縣

封融爲安豐侯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詔封融云行河西五都大將軍

梁州牧張掖屬國都尉融執志忠孝扶微救危仇疾反虜魄驚率

屬五郡精兵羌胡畢集兵不血刃而虜土崩瓦解功既大矣篤意

分明斷之無疑吾甚嘉之其以六安安

弟友爲顯親侯顯親縣故

豐陽泉蓼安風四縣封融爲安豐侯

州成紀縣東南也集解先謙曰顯

親漢陽縣在今秦州秦安縣西北遂呂次封諸將帥武鋒將軍竺

曾爲助義侯武威太守梁統爲成義侯張掖太守史苞爲褒義侯

金城太守庫鈞爲輔義侯酒泉太守辛彤爲扶義侯封爵既畢乘

輿東歸悉遣融等西還所鎮融曰兄弟並受爵位久專方面懼不

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

韓信亡蕭何自追之人曰丞相

何亡高祖聞之如失左右手耳見前書

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

曲及隴蜀平詔融與五郡太守奏事京師官屬賓客相隨駕乘千

餘兩馬牛羊被野融到詣洛陽城門上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安

豐侯印綬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就諸侯位賞賜恩寵傾動京

師數月拜爲冀州牧十餘日又遷大司空融自曰非舊臣一旦入

朝在功臣之右

集解惠棟曰董勛答融云職高者名錄在上于人爲右職卑者名錄在下于人爲左是以謂下遷爲

左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曰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

不自安數辭讓爵位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不欲傳子

因侍中金遷口達至誠

安上之曾孫安上曰碑弟倫之子遷哀帝時爲尚書令見前書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無見前書三字

又上疏曰臣融

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曰經藝不得令

觀天文見識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

乃當傳曰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因復請問求見帝不許後

朝罷逡巡席後帝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它日會見迎詔融曰

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

日者猶往日也

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

他事勿得復言融不敢重陳請二十年大司徒戴涉坐所舉人盜

金下獄

集解王補曰帝紀夏四月庚辰大司徒戴涉下獄死注引古今注曰坐入故太倉令奚涉罪而此傳但言坐所舉人

盜金微異 帝曰三公參職不得已乃策免融明年加位特進二十三年

代陰興行衛尉事特進如故又兼領將作大匠弟友為城門校尉

兄弟並典禁兵融復乞骸骨說苑曰晏子任東阿乞骸骨以避賢者之路輒賜錢帛太

官致珍奇及友卒帝愍融年衰遣中常侍中謁者即其臥內強進

酒食融長子穆尚內黃公主集解錢大昕曰內黃公主不見於皇后紀疑諸王女周壽昌曰紀載所適

亦無適賓穆者或是他王女遺其父名漢制王女亦稱公主惟封鄉亭不封縣而內黃泚陽皆縣名東平王蒼傳舊典諸王女皆封

鄉主乃獨封蒼五代友為城門校尉穆子勳集解惠棟曰世系云女為縣公主是也

尚東海恭王疆女泚陽公主集解先謙曰泚陽亦此陽之誤下同友子固亦尚光武

女涅陽公主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沮陽案皇后紀本傳是也先謙曰東觀記亦作沮陽顯宗即位曰

融從兄子林為護羌校尉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一大司

空也兩侯安豐顯親也四二千石皆相與並時自祖及孫官府邸

衛尉城門校尉護羌校尉中郎將第相望京邑奴婢曰千數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為比永平二年林

曰罪誅事在西羌傳帝由是數下詔切責融戒曰竇嬰田蚡禍敗

之事

田蚡武帝王皇后異父弟也爲丞相誹會竇嬰之罪使至誅戮事見前書

融惶恐乞骸骨詔令歸

第養病歲餘聽上衛尉印綬賜養牛上樽酒

集解惠棟曰衛宏漢書儀云丞相有疾皇

帝法駕親至問疾從西門入及瘳視事則賜以養牛上樽酒融以列侯嘗爲大司空亦得從丞相之例也

融在宿衛十

餘年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穆等遂交通輕薄屬託郡縣干亂政

事曰封在安豐欲令姻戚悉據故六安國遂矯稱陰太后詔令六

安侯劉盱去婦因曰女妻之五年盱婦家上書言狀帝大怒乃盡

免穆等官諸竇爲郎吏者皆將家屬歸故郡獨留融京師穆等西

至函谷關有詔悉復追還會融卒時年七十八諡曰戴侯贈送甚

厚帝曰穆不能修尙

不能修整自高尙也

而擁富貴居大第常令謁者一人

監護其家居數年謁者奏穆父子自失執數出怨望語帝令將家

屬歸本郡唯勳曰泚陽主婿留京師穆坐賂遺小吏

集解沈欽韓曰此必關通

為姦利大不道故罪至重特史不詳耳郡捕繫與子宣俱死平陵獄勳亦死洛陽獄

集解惠棟曰洛陽詔獄也建初三年竇后立追諡勳為安成思侯周壽昌曰固傳云父勳被誅馬嚴傳奏言竇勳受誅其家不宜親

近京師而此云死洛陽獄蓋議罪應誅未及服刑而先死獄中也久之詔還融夫人與小孫一人

居洛陽家舍十四年封勳弟嘉為安豐侯食邑二千戶奉融後和

帝初為少府及勳子大將軍憲被誅免就國嘉卒子萬全嗣集解

曰世系云嘉三子潛奉萬全萬全卒子會宗嗣萬全弟子武別有傳

論曰竇融始以豪俠為名拔起風塵之中拔音步末反拔卒也亦音彭入反義兩通曰

投天隙投會天遂蟬蛻王侯之尊說文曰蟬蛻所解皮也終膺卿

相之位此則微功趣執之士也及其爵位崇滿至乃放遠權寵恂

恂似若不能已者又何智也言融之心實欲去權貴以帝不納故常恂恂恭順似若不得已然者也

嘗獨詳味此子之風度雖經國之術無足多談而進退之禮良可

言矣

固字孟孫少目尚公主爲黃門侍郎續漢書曰給事黃門侍郎六百石好覽書傳

喜兵法貴顯用事中元元年襲父友封顯親侯顯宗卽位遷中郎

將監羽林士續漢志曰宣帝命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秩比二千石後坐從兄穆有罪廢于

家十餘年時天下又安帝欲遵武帝故事擊匈奴通西域目固明

習邊事固舊隨融在河西曉知邊事也十五年冬拜爲奉車都尉續漢志曰比二千石掌御乘輿

目騎都尉耿忠爲副忠與子也謁者僕射耿秉爲駙馬都尉秦彭爲副

皆置從事司馬並出屯涼州明年固與忠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

及盧水羌胡按湟水東經臨羌縣故城北又東盧溪水注之水出西南盧川卽其地也策解惠棟曰史紹云盧水北地

胡也見西南夷傳沈欽韓曰明志甘肅東南有盧水亦曰沮渠川紀要北史沮渠蒙遜世居張掖臨松盧水卽此川萬二

千騎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隴西天水募士及羌胡萬騎出

居延塞居延塞在今甘肅張掖縣東北又大僕祭彤度遼將軍吳棠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吳

常將河東北地西河羌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高闕山名

在朔方北
騎都尉來苗護烏桓校尉文穆將太原鴈門代郡上谷漁陽

右北平定襄郡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固忠至天山

即祁連山也今在西州交河縣東北今名祁縣羅漫山集解沈欽

韓曰元和志天山夷名折羅漫山在西州前庭縣北三十里注有

脫誤天山有二名祁連山者在今甘肅府張掖縣西南名白山擊

者在唐之伊州今哈密城北百二十里固所至乃哈密白山也擊

呼衍王斬首千餘級呼衍王走追至蒲類海蒲類海今名婆悉海

南也集解沈欽韓曰注蒲昌當作蒲類元和志庭州蒲類縣貞觀

十四年置蒲類海今名巴爾庫勒海在鎮西府城西北十五里

留吏士屯伊吾盧城尉以吾今伊州縣也本匈奴地明帝置宜禾都

城地耿秉秦彭絕漠六百餘里至三木樓山匈奴中山名集解惠

是山沈欽韓曰紀要山在來苗文穆至匈奴河水上集解劉放曰案

甘肅鎮胎船東北塞外虜皆奔走無所獲祭彤吳棠坐不至涿邪山

奴字前書匈奴去令居千里胡注北史云循弱水西行得涿邪免為庶人時諸將唯固有功加

山沈欽韓云今在喀爾喀部界免為庶人時諸將唯固有功加

位特進明年復出玉門擊西域詔耿秉及騎都尉劉張皆去符傳

曰屬固

專將兵者並有符傳擬合之取信今去符皆受固之節度

固遂破白山降車師事已具

耿秉傳固在邊數年羌胡服其恩信

東觀記曰羌胡見客炙肉未熟人人長跪前割之血流指

間進之于固固輒為啗不穢賤之是以愛之如父母也

日袁宏紀長水校尉耿恭上言安豐侯竇融懷集羌胡開其惟心

子孫于今樂聞竇氏大鴻臚固前擊白山盧水胡問固至三日而

兵合卒剋白山盧水固之力也沈欽韓曰釋名狃炙全體炙之各自

以刀割出肅宗卽位曰公主修敕慈愛累世崇重加號長公主增

於胡貊邑三千戶徵固代魏應為大鴻臚帝曰其曉習邊事每被訪及建

初三年追錄前功增邑一千三百戶七年代馬防為光祿勳明年

復代馬防為衛尉

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二百三十引續漢書云固為衛尉卿兩宮宿衛見重當時仁厚謙恭甚有

名固久歷大位甚見尊貴賞賜租祿貲累巨億而性謙儉愛人好

施士曰此稱之章和二年卒諡曰文侯子彪至射聲校尉先固卒

無子國除

憲字伯度父勳被誅憲少孤建初二年女弟立為皇后拜憲為郎

憲字伯度父勳被誅憲少孤建初二年女弟立為皇后拜憲為郎

憲字伯度父勳被誅憲少孤建初二年女弟立為皇后拜憲為郎

憲字伯度父勳被誅憲少孤建初二年女弟立為皇后拜憲為郎

憲字伯度父勳被誅憲少孤建初二年女弟立為皇后拜憲為郎

憲字伯度父勳被誅憲少孤建初二年女弟立為皇后拜憲為郎

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為黃門侍郎兄弟親幸並侍宮省賞

賜累積寵貴日盛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侍宮掖聲執

遂曰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沁水公主明帝女主逼畏不敢計集解王補曰逼

畏通鑑通志皆然謂因逼脅後肅宗駕出過園指曰問憲憲陰喝

而畏之不敢與之計較也不得對陰喝猶噎塞也陰音於禁反喝音一介反或作鳴音烏故

時密訶左右不得對也觀帝以趙高指鹿為馬責憲則陰喝之義

可知矣案續志上幸公主田覺之問憲憲又上言借之也沈欽韓

曰方帝指問何能密訶左右仍從賢注噎塞解為後發覺帝大怒

是齊策伺疑虛獨高注獨喘息懼貌獨喝義同

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愈猶差也

趙高解見靈帝紀集解先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

謀曰官本注無趙下七字以陰鄧皆外戚恐其踰侈故故諸豪戚莫

敢犯法者而詔書切切切切猶勤勤也猶曰舅氏田宅為言今貴主尚見

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鳥子生而啄者曰雛憲大震懼

皇后爲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

授已重任

集解沈欽韓曰袁宏紀元和三年太尉鄭宏數陳實憲權勢太甚爲憲不容坐宏漏洩奏事詰讓收印綬宏乞

骸未許疾篤上言實憲之姦惡貫天連地海內疑惑言憲何術以

迷主上流言噂沓深可歎息田氏篡齊六卿分晉漢事不遠炳然

可見云云比范書宏傳所載尤爲深切然則當章帝世憲被寵任

橫溢如此宏言至迫若剗膚而章帝貽謀不臧遂階無窮之禍視

明帝之察和帝卽位太后臨朝憲已侍中內幹機密

幹主也或曰察何如哉

解沈欽韓曰

出宣詔命肅宗遺詔已篤爲虎賁中郎將篤弟景璜

幹當爲幹

並中常侍

集解錢大昕曰中常侍宦者之職非外戚所宜居恐有誤

於是兄弟皆在親要之地

憲已前太尉鄧彪有義讓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

委隨猶順從也

故尊崇

之已爲太傅令百官總已已聽其所施爲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

事無不從

集解通鑑胡注王莽用孔光之故智也

又屯騎校尉桓郁累世帝師而性

和退自守故上書薦之令授經禁中所已內外協附莫生疑異憲

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

睚音語解反眦音仕解反廣雅睚裂也或謂裂眦瞋目貌史記曰范雎睚

此之怨必報初永平時謁者韓紆嘗考効父勲獄憲遂令客斬紆子已

首祭勲冢齊殤王子都鄉侯暢齊殤王名石伯升孫章之子集解劉攽曰案殤當作暢說在齊王傳

彼既有子不得議殤明矣沈欽韓曰袁宏紀作郁鄉先謙曰官本注殤誤殤來弔國憂崩也暢素行邪

僻與步兵校尉鄧疊親屬數往來京師因疊母元自通長樂宮得

幸太后被詔召詣上東門憲懼見幸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

屯衛之中屯兵宿衛之所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與青州刺

史雜考剛等後事發覺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自求擊匈奴

已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金印紫綬官屬依

司空依準也長史一人千石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三已執

金吾耿秉為副發北軍五校漢有南北軍中候一人六百石掌臨立營見續漢志集解劉攽曰注南北

軍中候按漢有北軍中候耳衍南字又掌臨立營臨當作監立當

作五吳仁傑曰凡軍皆有候北軍總于中尉故其候曰中候張蒼

任人為中候是也其後中尉更名執金吾則中候之官亦隨之而

安得有中侯耶刊誤言是也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漢官儀曰光武中興以幽冀并州兵騎克

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之又曰扶風都尉部在雍縣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衛護園陵故俗稱雍營及羌胡

兵出塞明年憲與秉各將四千騎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師子其名

也萬騎出朔方雞鹿塞集解沈欽韓曰明志檢林衛西北有雞鹿塞南單于屯屠河屠

河單于將萬餘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鄧禹少子及緣邊義從羌

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柰陽塞柰陽在五原郡柰音固

喇武旗北故九原城東北先謙曰前志作柰陽此誤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閭盤司馬

耿夔耿譚將左谷蠡王師子右呼衍王須訾等呼衍其號因以為姓匈奴貴種也今

呼延姓是其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集解惠棟曰王幼學

云稽落山匈奴中山在燕然山南虞眾崩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鞬

海匈奴中海名也集解惠棟曰一作渤鞬見初學記斬名王已下

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集解先謙曰日本注在漢下於是

溫嶺須日逐溫吾夫渠王柳靦等八十一部率眾降者前後二十

餘萬人憲乘遂登燕然山

集解通鑑胡注北史燕然山在薊國水北沈欽韓曰杭愛山在鄂爾渾河之北

直陝西寧夏北二千里許抵俄羅

斯國界千餘里當卽古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

威德令班固作銘

集解惠棟曰呂忱字林云銘題勒也

曰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

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明登翼王室

寅敬亮信也尙書曰二公弘化寅亮天地

登升也

翼輔也納于大麓惟清緝熙

孔安國注尙書曰麓錢也納之使大錄萬機也周頌曰維清緝熙鄭玄注

云光

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理兵於朔方

左傳曰小有述職大有巡功又曰出

明也

日理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

鷹揚如鷹之飛揚也詩云惟師尙父時惟鷹揚螭山神獸

形也史記曰如熊如羆如豺如離徐廣曰離與螭同該備也詩云整我六師以修我戎

暨南單于東烏桓西

戎氏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三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

暨及也元戎兵車也

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雲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

輜車也稱雲言多也勒

輕武言疾也長轂兵車

曰八陣莅曰威神

兵法有八陣圖集解惠棟曰李善云雜兵書云八陣者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化陣四曰牡

陣五日衛陣六曰輪陣七
日浮沮陣入日雁行陣 玄甲耀日朱旗絳天
玄甲鐵甲也前書曰發屬國之玄甲

也遂陵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大漠
沙土曰漠直度曰絕 斬溫禺已舞鼓血

尸逐已染鈔
溫禺尸逐皆匈奴王號也周禮殺人以血塗鼓謂之舞鈔刃也 然後四校橫徂星流

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城滅區單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

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

庭
四校四面之校橫徂橫行也星流彗埽言疾也安侯水名冒頓所單于頭曼子也區落謂東滅東胡西走月氏南取樓煩悉收秦

所奪匈奴地冒頓子稽粥號老上單于匈奴五 上已據高文之宿

憤光祖宗之玄靈下已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
高帝被冒

頻單于圍于平城七日孝文帝時匈奴寇邊殺太守帝欲自征太

后不許拓開也天聲雷霆之聲甘泉賦曰天聲起兮勇士厲恢大

也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
揚雄曰以為不勞者

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上德
上猶至也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

上云紀漢威德下云熙帝載今振萬世皆 其辭曰饒王師兮征荒

是此意銘功而歸美於君體裁應爾注非

裔錄美也詩曰於錄王師遵養時晦勦凶虐兮截海外勦絕後齊也詩云翼其

邇兮巨地界翼邇皆遠也巨竟也封神丘兮建隆嵎神丘即燕然山也方者謂之碑國者謂之碣嵎

碣也協韻音其例反熙帝載兮振萬世熙廣也載事也書載熙帝之載憲乃班師而還道

軍司馬吳汜梁諷率金帛遣北單于宣明國威而兵隨其後時虜

中乖亂汜諷所到輒招降之前後萬餘人遂及單于於西海上宣

國威信致曰詔賜單于稽首拜受諷因說宜修呼韓邪故事保國

安人之福言依附漢家自保護其國也宣帝時呼韓邪單于款塞朝于甘泉宮請留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也

單于喜悅即將其眾與諷俱還到私渠海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

右溫禺鞹王奉貢入侍隨諷詣闕憲曰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

弟南單于於漠北遵憲古鼎集解惠棟曰宋志曰漠北酒泉崔駰集時駰為憲主簿作銘云鼎耳革其

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有福足勝公儲乃珍於高思危在滿戒溢可以永年天之大律容五斗其傍銘曰

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詔使中郎將持節

卽五原拜憲大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戶憲固爵封賜年譜焉

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太尉續漢志太尉長史千石掾屬二十四人令史及御屬

二十二人也集解先謙憲威權震朝廷公卿希旨奏憲位次太傅日官本注末無也字

下三公上長史司馬秩中二千石從事中郎二人六百石自下各

有增振旅還京師於是大開倉府勞賜士吏其所將諸郡二千石

子弟從征者悉除太子舍人續漢志曰太子舍人秩二百石無員更直宿衛也是時篤爲

衛尉景瓌皆侍中奉車駙馬都尉四家競修第宅窮極工匠明年

詔曰大將軍憲前歲出征克滅北狄朝加封賞固讓不受舅氏舊

典並蒙爵土西漢故事帝舅皆封侯其封憲冠軍侯邑二萬戶篤卽侯景汝

陽侯瓌夏陽侯各六千戶憲獨不受封遂將兵出鎮涼州召侍中

鄧疊行征西將軍事爲副北單于召漢還侍弟復遣車諸儲王等

數居延塞欲入朝見願請大使憲上遣大將軍中護軍班固行

郎將與司馬梁諷迎之會北單于爲南匈奴所破被創遁走固至

私渠海而還憲曰北虜微弱遂欲滅之明年復遣右校尉耿夔司

馬任尙趙博等將兵擊北虜於金微山大破之克獲甚眾北單于

逃走不知所在憲旣平匈奴威名大盛曰耿夔任尙等爲爪牙鄧

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曰典文章刺史守令多

出其門集解汪文臺曰袁安傳注袁山松書云憲曰益橫盡樹其私人於名都大郡河南尹王調漢陽太守朱徽南陽太守

滿殿高丹等皆其賓客尙書僕射鄧壽樂恢並曰忤意相繼自殺壽鄧子由是

朝臣震懼望風承旨而篤進位特進得舉吏漢法三公得舉吏見禮依三

公景爲執金吾環光祿勳權貴顯赫傾動京都雖俱驕縱而景爲

尤甚奴客緹騎依倚形勢侵陵小人人漢官儀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人說文曰緹帛丹黃色也言

奴客及緹騎並爲縱橫也強奪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讐

有司畏懦莫敢舉奏太后聞之使謁者策免景官曰特進就朝位

環少好經書節約自修出爲魏郡遷潁川太守

集解劉攽曰案文魏郡下少太守二

字寶氏父子兄弟並居列位充滿朝廷叔父霸爲城門校尉霸弟

襄將作大匠襄弟嘉少府其爲侍中將大夫郎吏十餘人憲既負

重勞陵肆滋甚四年封鄧疊爲穰侯疊與其弟步兵校尉磊及母

元又憲女婿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璜

太后居長樂宮故有少府秩二千石

皆相交結元舉並出入禁中舉得幸太后遂共圖爲殺害帝陰知

其謀乃與近幸中常侍鄭眾定議誅之曰憲在外慮其懼禍爲亂

忍而未發會憲及鄧疊班師還京師詔使大鴻臚持節郊迎賜軍

吏各有差憲等既至帝乃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

北宮閉城門收捕疊磊橫舉皆下獄誅家屬徙合浦遣謁者僕射

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爲冠軍侯憲及篤景環皆道就國帝曰太

后故不欲名誅憲爲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

宗族賓客已憲為官者皆免歸本郡環已素自修不被逼迫明年

坐稟假貧人稟給也假貸貧人非侯家之法故坐焉徙封羅侯不得臣吏人羅縣屬長沙郡

在今岳州湘陰縣東北六十里初寶后之譖梁氏憲等豫有謀焉

謙曰今湘陰縣東北六十里永元十年梁棠兄弟棠及兄雍雍弟翟並梁竦子也徙九真還路由長沙逼環令

自殺後和熹鄧后臨朝永初三年詔諸寶前歸本郡者與安豐侯

萬全俱還京師萬全少子章

論曰衛青霍去病資強漢之眾連年已事匈奴國耗太半矣而猶

虜未之勝後世猶傳其良將豈非已身名自終邪寶憲率羌胡邊

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至乃追奔稽落之表飲馬北鞬之曲銘石

負鼎薦告清廟列其功庸兼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稱者章末疊

已降其實也降損也是已下流君子所甚惡焉論語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

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集解先謙曰官本無注夫二三子得之不過房幄之間非復

搜揚仄陋選舉而登也

二三子謂衛霍及憲也皆緣椒房幃幄之恩耳

當青病奴僕之時

衛青本平陽公主家童所生相者見之曰貴人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無笞罵足矣安得封侯哉

寶將軍念咎

之曰

謂太后問之南宮欲誅之日也

乃庸力之不暇思鳴之無晨

吳志諸葛瑾曰失旦之雞復思

也

何意裂膏腴享崇號乎東方朔稱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

信矣曰此言之士有懷琬琰已就煨塵者亦何可支哉

琬琰美玉也楚詞曰

懷琬琰以爲心支計也亦何可計言其多也

章字伯向少好學有文章與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薦

融集與寶伯向書曰

孟陵奴來賜書見羊跡歡喜何量見於面也書雖兩紙紙入行行七字

永初中三輔遭羌寇章避難

東國家於外黃

外黃縣屬陳留郡城在今汴州雍州縣東集解先謙曰官本注雍下州作上是

居貧蓬戶

蔬食

莊子原憲編蓬爲戶論語顏回飯蔬食也

躬勤孝養然講讀不輟太僕鄧康

鄧珍之子

孫

聞其名請欲與交章不肯往康曰此益重焉是時學者稱東

觀爲老氏臧室道家蓬萊山

老子爲守臧史復爲柱下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柱下事見史記言東觀

經籍多也蓬萊海中神山爲仙府幽經秘錄並皆在焉集解惠棟曰張衡云蓬萊太史祕府道家所貴衡再得之竊爲幸也沈約云漢東京圖籍在東觀故使名儒碩學著作東觀撰述國史康遂薦章入東觀爲校書郎順帝初

章女年十二能屬文已才貌選入掖庭有寵與梁皇后並爲貴人

擢章爲羽林郎將續漢志曰羽林郎秩二百石無員常宿衛侍從也遷屯騎都尉章謙虛

下士收進時輩甚得名譽是時梁竇並貴各有賓客多交構其間

章推心待之故得免於患貴人早卒帝追思之無已詔史官樹碑

頌德章自爲之辭集解沈欽韓曰藝文類聚崔瑗寶貴人誄曰貴人雖歿遺德尊著施金石垂後昆蓋碑卽瑗所

撰貴人歿後帝禮待之無衰永和五年遷少府漢安二年轉大鴻

臚建康元年梁后稱制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孝順梁皇后傳云順帝崩冲帝在襁褓太后攝政初章德寶后

嫉害恭懷皇后獨生聖嗣陷以非辜家屬坐徙九真章德后之從

父昆弟章女爲貴人與太后並寵章致位大鴻臚及上晏駕后登

至尊章惶怖太后內無忌章自免卒于家中子唐集解惠棟曰世刻之心遂不以舊惡介意系云章三子陶

唐有俊才官至虎賁中郎將

圖月受當

贊曰惻惻安豐亦稱才雄楚辭曰惻惻款款也王逸注曰志純一也亦猶實也提契河石奉

圖歸忠奉圖者謂既奉外戚圖乃歸于漢也孟孫明邊伐北開西叶韻音先憲實空漠遠

兵金山集解沈欽韓曰阿爾泰山在喀爾喀部即古金山在特思河西北綿亘二千餘里高入霄漢盛夏積雪不消為西北

諸山聽笳龍庭鏤石燕然笳胡樂也雖則折鼎王靈曰宣鼎三足三公象

之祖聽笳龍庭鏤石燕然折足者言其不勝任也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也

後漢書集解卷二十三校補

實融傳融高祖父宣帝時已吏二千石自常山徙焉集解洪亮吉

曰至惠棟曰案世系實賞襲章武侯徙扶風平陵爲融五世祖

據史記侯表章武侯廣國傳子完孫常常坐謀殺人未殺罪國除前書恩澤侯表完作定常作常生此緣史表題名誤連坐罪之坐作常坐故班表又謫坐爲生作常生其實止名常耳賞常形近當卽一人前書外戚傳廣國本觀津人家於清河掠賣轉徙至長安聞實后貴上書自陳因得通顯始雖居長安其子嗣侯必已就國長安固非其家也古世系由一世上至五世本逆數之高祖卽亦可云五世祖但常常失侯在武帝元狩元年而其家遷扶風平陵則在宣帝時蓋常常始因失國遷常山子孫有爲吏至二千石者宣帝時又自常山徙扶風平陵世系誤兩徙爲一也

金城太守庫鈞集解錢大昕曰案下文云已鈞爲金城太守則此

時未爲太守疑亦是都尉也詳下文係連類而及仍已鈞爲金城太守耳不必如錢說

酒泉都尉竺曾集解惠棟曰案竺曾當從竹至孤竹君之後今案通鑑

胡注引姓譜下又云一曰天竺國之後錢大昭據前書西域傳已有謁者竺次則竺姓非東漢人避仇始改矣

下不失尉佗注佗行南海尉

左震曰注文尉下當有事字今案漢職官有行領試守假之別凡言行者

其下固皆應有事字而范書及李注往往省去事字劉氏刊誤亦未能徧刊竊謂此如後世之有署事而公文但言署某官耳

未必皆誤脫也

友至高平注高平今涼州縣也集解陳景雲曰唐涼州無高平縣

當云原州平高縣

今案高平前已見光武紀本傳後文與大軍會高平第一注皆言今原州縣不應此又岐

出自由原涼形近而譌

守節不回注回邪也

案不回猶言不轉也不易也注說誤

迄今傷痍之恥未愈

恥官本作體與袁紀合

遂矯稱陰太后詔令六安侯劉盱去婦

侯康曰光武中元元年有隴西太守劉盱討叛羌破

之亦見西羌傳或即其人

封勳弟嘉爲安豐侯食邑二千戶奉融後和帝初爲少府

侯康曰魏志杜

恕傳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案彼文作安帝或誤

追至蒲類海注蒲類海今名婆悉海在今庭州蒲昌縣東南也集

解沈欽韓曰注蒲昌當作蒲類元和志庭州蒲類縣貞觀十四

年置今案舊志西州蒲昌貞觀十四年於始昌故城置縣東南有蒲類海胡人呼為婆悉海是注蒲昌不誤又新志蒲昌

本隸庭州後來屬西州則注庭州亦不誤至蒲類舊志謂即以海名縣亦不得云在縣東南新志蒲類原隸西州後來始屬庭

州武后長安二年改庭州為北庭都護府事固在章懷已卒之後蒲類亦於肅宗寶應元年更名後庭元和志直以貞觀始置

之蒲類屬庭州則尤考之未詳也

來苗文穆至匈奴河水上集解劉攽曰案匈奴水名多一奴字前

書匈奴去令居千里案南匈奴傳右部從匈奴河水西繞天山劉氏亦云匈奴自是水名妄出奴字又前

書匈奴傳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水本傳但云水名也與武紀注同未嘗言名有誤刊誤則據破奴本傳再

匈奴為衍奴字蓋以破奴為匈奴將軍攻胡至匈奴水其傳再言匈奴皆無奴字耳然史記前後漢書匈奴傳皆作匈奴河有

疑匈奴前表從票侯趙破奴亦作匈奴河將軍有奴字故周壽昌疑匈奴河偶稱匈奴者不過省文也且破奴以本從票騎將軍

擊匈奴遂以從票為侯名以管至匈奴河水遂以匈奴為將軍名從票騎可省為從票匈奴河何不可省為匈奴河詔制既有定

稱水名且緣而改易此周氏之說有可信者劉氏刊誤必據一事而盡改之似猶未觀其通也

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案袁紀云難彫之人不可汲引吾捐棄汝等如孤雛腐鼠爾

發北軍五校注漢有南北軍中候一人六百石集解劉攽曰注南

北軍中候案漢有北軍中候耳衍南字至刊誤言是也今案注當是漢

有南北北軍北軍中候一人南北北軍下誤脫北軍二字耳傳言北軍注應先釋所起無突舉北軍中候之理也

南單于屯屠河南匈奴傳河作何同

出摑陽塞集解沈欽韓曰今在吳喇忒旗北吳本亦作烏譯音無定也摑本紀作相从

木皆稱字轉寫之誤

遂臨私渠北鞬海私帝紀作和北原作北字殘似比據論文正

憲秉遂登燕然山集解沈欽韓曰杭愛山至當即古燕然山案燕然山

已見和紀章懷無注前書匈奴傳貳師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顏注亦不能詳其地蓋唐雖置燕然州而實寄在靈州之迴樂縣乃僑治州與漢之燕然山無涉不能據以為說故通鑑胡注別引北史以說之攷魏書蠕蠕傳言世祖緣栗木西行過漢

將實憲故壘次於兔園水分路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渡燕然山當在今之喀爾喀部近儒皆謂卽杭愛山則固在今札薩克圖汗之東北當三音諾顏之中部也

寅亮聖明注寅敬亮信也尙書曰二公弘化寅亮天地案二古文原作貳傳

謂副貳三公弘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教則作二非矣爾雅釋詁寅進也亮右也右者助也毛詩六月傳殷曰寅車先疾也鄭箋寅進也又大明涼彼武王釋文云韓詩作亮相也相亦助也前書莽傳引詩亮彼武王顏注亮助也寅亮聖明對登翼王室爲文本謂進助聖明自章懷注誤引僞書選注亦沿其誤矣

焚老上之龍庭注匈奴五月大會龍庭祭其先天地鬼神案前書匈奴傳

作五月大會龍城本書南匈奴傳言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又祠後因會諸部議國事曰龍會均不言龍庭注直以龍城爲龍庭選注亦同皆未必合也當是匈奴諸王庭稱王庭單于庭則稱龍庭耳

士有懷琬琰已就煨塵者案說文灰死火餘灰也廣雅煨灰塵

居貧蓬戶蔬食注論語顏回飯蔬食也案蔬古但作蔬論語飯蔬食飲水釋文本或作蔬皇

侃義蔬本亦作蔬周禮聚斂疏材釋文並云菜也惟注以爲顏回則誤

擢章爲羽林郎將注續漢志曰羽林郎秩二百石無員常宿衛侍

從也

案續志羽林中郎將比二千石主羽林郎秩二百石疑誤又章

原爲校書郎漢時校書無專官以郎居其任則謂之校書郎以

郎中居其任則謂之校書郎中是章官本郎也擢官不應仍爲

郎羽林郎主宿衛宮省尤非所以處文士且傳文明云擢爲羽

雖則折鼎王靈已宣注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也

官本注末無也字

馬援列傳第十四

子廖 兄子嚴

子防 族孫陵

後漢書二十四

宋

宣

城

太

守范

畦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王先謙集解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為趙將號曰馬服君子孫

因為氏

馬服者言能服馭馬也史記曰趙惠文王以奢有功賜爵號為馬服君

武帝時召吏二千石

自邯鄲徙焉

東觀記曰徙茂陵成德里

曾祖父通曰功封重合侯坐兄何羅反

被誅

重合縣屬勃海郡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東馬何羅與江充相善充既誅遂懼罪及己謀反伏誅集解惠士奇曰馬前書

作莽

莽馬音同古文通說者謂明德后惡之改字為莽非也周壽昌曰武帝至後漢光武初更入帝將百五十年而馬通至援尚止

四代

恐其世系尚有未確至馬易為莽本前書武紀注孟康說通鑑胡注復轉引之前書武昭紀西域傳俱作馬通則孟說可信惠

駿非也

較合蘇輿曰據世系通是援高故援再世不顯祖及父不祖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事見前書四字故援再世不顯得為顯任

東觀漢記

通生實宣帝時以郎持節號使君使君生仲仲官至玄武司馬仲生援集解惠棟曰世系云賓三子慶昌襄昌生仲案此

虛受堂

則仲為賓孫 援三兄況余員 東觀記曰況字君平余字聖卿員字

與傳異也 作字並有才能王莽時皆為二千石 況河南太守余中壘校尉員

長平 紀況封侯侯余封致符子次兄員皆 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

二千石封侯蔡邕集曰余為中水侯 東觀記曰受齊詩師事潁川

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 滿昌集解惠棟曰前書云滿

昌字君都受詩于匡衡為詹事滿一作滿案廣韻滿字下云風俗

通漢有詹事滿昌作滿者疑誤先謙曰官本滿作滿王會汾云監

本作滿昌案王莽傳滿昌乃辭況欲就邊郡田牧 東觀記曰援以

為講詩祭酒今從宋本改 況曰汝大才當晚成 集解沈欽韓

守次兩兄為吏京師見家用不 況曰汝大才當晚成 集解沈欽韓

足乃辭況欲就邊郡畜牧也 況曰汝大才當晚成 集解沈欽韓

成 良工不示人曰朴 集解錢大昕曰朴古璞字木皮為朴故玉之

璞 且從所好 從其所 會況卒援行服暮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

字 冠不入廬 廬舍也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援外類偶儻簡後為郡

督郵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或為援 送囚至司命府 王莽置司命官

察 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

附者遂役屬數百家

續漢書曰過北地任氏畜牧自援祖賓本客天水父仲又嘗為牧帥令是時員為護苑使

者故人賓客皆依援集解陳景雲曰注帥當作師前漢有牧師令

轉游隴漢間嘗謂賓客曰丈夫

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

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

集解汪文臺曰御覽八百三十七引華嶠書云

凡殖財者貴以施也

否則守錢虜耳

集解惠棟曰虜袁宏紀作奴

乃盡散已班昆弟故舊

身衣羊裘皮袴王莽末四方兵起莽從弟衛將軍林廣招雄俊乃

辟援及同縣原涉為掾

涉字巨先見前書

薦之於莽莽已涉為鎮戎大尹

王莽改天水為鎮戎太守為大尹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涉為潁川太守案涉本傳袁紀誤也地理志作潁戎音竹真反援為

新城大尹

莽改漢中為新城

及莽敗援兄員時為增山連率

莽改上郡為增山連率亦

太守也莽法典郡者公為牧侯稱卒正伯稱連率其無封爵者為尹也

與援俱去郡復避地涼州世

祖即位員先詣洛陽帝遣員復郡

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世祖以員為上郡太守

卒於官

援因留西州隗囂甚敬重之曰援為綏德將軍與決籌策是時公

孫述稱帝於蜀杜預注左傳開也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閭

也相善曰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陞衛曰延援入

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東觀記曰都作答史記曰答布白疊布也何承天纂文曰都致錯履無極皆布名方言曰

釋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襍關之東西謂之禪衣集解錢大昕曰

都答聲相近惠棟曰神秋下旬碑云孤嗣禪楚是單禪古字通也

司馬相如凡將篇云黃潤纖美宜制禪楊雄蜀都賦云筒中黃潤

一端數金述所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施

制當是蜀布也孫述傳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磬折者屈身如磬之曲折敬也禮饗官屬甚盛欲

授援曰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

孫不吐哺走迎國士哺食也史記周公誠伯禽曰吾一沐三與

成敗反修飾邊幅言若布帛修整其邊幅也左傳曰如俑人形

日謂為俑者不仁鄭玄云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此子何足久稽

有似於生人也因辭歸謂曰子陽井底蛙耳言述志識褊狹如

天下士乎也稽留

子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冬遣使援奉書洛陽

惠棟曰東觀記舊遣援奏課京師袁宏紀援與拒蜀侯國遊先俱奏章詣京師初到召詣尚書有頃中黃門一人引入也援至

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邀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

慙集解何焯曰謙言恐不如驕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

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家語曰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臣

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進臣集解先謙曰官本進上有後字

東觀記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東觀記曰援初到救

亦有令中黃門引入時上在宣德殿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願說客耳援

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盜猶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

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援從南幸黎丘轉至東海及

還曰爲待詔使太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隗囂與援共

卧起問曰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流猶援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引

見數十東觀記曰凡十四見每接讌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畧非人敵也且開

心見誠無所隱伏濶達多大節畧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

前世無比韓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此論

語孔子自言已之所行也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韓意不懌曰如

卿言反復勝邪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

歸洛陽居數月而無它職任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援才畧兼人又好縱橫之畫故未得官待詔而已

援曰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

帝許之會隗韓用王元計意更狐疑狐性多疑故曰狐疑援數曰書記責韓

於韓怨援背已得書增怒其後遂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曰臣援

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爲容之助鄒

書曰蠙木成萬乘之器者左右爲之容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

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言爲人無所輕重也詩云如輕如軒輕音陟利反集解惠棟曰嚴康通俗文云車後重曰

軒前重曰輕輕音陟利切沈欽韓曰淮南與人怨不能為人患解

沈欽韓曰管子樞言篇愛人甚臣所恥也故敢觸冒罪忌昧死陳

誠臣與隗囂本實交友集解王補曰袁紀此下有今聞與來初囂

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為漢願足下往觀之集解王補曰袁紀作僕

漢足下往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

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左傳晉伯宗妻曰盜

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集解沈欽韓曰袁宏

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得空匈腹申愚策退就隴畝死無

所恨帝乃召援計事援具言謀畫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

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為陳禍福以離囂支黨集解先謙

作友劉放云案援又為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囂曰春卿無恙

春卿楊廣字前別冀南天水冀縣也集解先謙曰寂無音驛援間還長

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爲天下

表的

表猶標也言爲標準謂射的也言背叛之罪爲天下所指射也集解沈欽韓曰史炤云表卑遙反肆師表齋盛注故書表

爲標微識也

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

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詔邪之說

游翁王元字也集解洪頤煊曰隗囂傳元請以

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元字惠孟李注引決錄平陵王惠孟此稱游翁當是其別字

自謂函谷以西舉足

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問至河內過存伯春

存猶問也

見其奴吉

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

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刺

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其下也

集解先謙曰官本其作泣是

援素知季孟孝愛

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

作自同分羹之事乎

三木者謂桎梏及械也司馬遷曰衣赭關三木分羹謂樂羊也解見公孫述傳季孟

平生自言所以擁兵眾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

苟厚士大夫而已

集解通鑑胡注即其所常言以感人悟物者而窮其本情

而今所欲全者將

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

陽而不受其爵

愧猶辱也

今更共陸陸

陸陸猶碌碌也

欲往附之將難為顏乎

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

集解通鑑胡注言蜀若復責質子當何從得子以為

質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

謂欲封為朔甯王也

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

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

集解惠棟曰史炤云果木華實相半曰槽櫪斷棹也博雅木下支謂

之棹櫪先謙曰槽櫪疑以飼馬之具為喻

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

字林併音旦正反集解先謙曰官本

注旦

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

游浮也

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

孺卿與諸耆老大人

大人謂豪傑也集解先謙曰孺卿牛邯字

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

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

集解錢大昕曰案班史地

理志郡國百有三此據平帝元始之籍也今云百有六所豈王莽以後又有增置乎洪亮吉曰前書諸侯王表孝平時繼絕有廣德

廣世廣宗之國皆王莽篡後始絕而地理志不載援

奈何欲以區

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

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

骨曰切象曰磋言朋友之道如

切磋以成器也詩云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腰咋舌又手從族乎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萎腰萎音於偶反腰音乃罪反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萎

腰蓄縮貌咋舌不言貌又手不動貌謂豈可蓄縮而噤聲措手以

就族滅乎正誤云咋與齧齧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

通蟹也前灌夫傳齧舌自殺以食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為西州言援

為論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為西州言援

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商度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集

先謙曰東觀記載援與楊廣書曰車丞相高祖園寢郎一月九遷

為丞相者知武帝恨誅衛太子書訟之上下文闕意蓋以世祖

意急滅囂故以車丞相廣竟不答八年帝自西征囂至漆漆縣屬右扶風

集解先謙曰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允豫未決允行

注見耿弇傳貌也義見說文豫亦會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羣議質之廣

未定也允音以林反日質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執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

定也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執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

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眾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

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至第一囂眾大潰第一解見實融

傳九年拜爲太中大夫副來歙監諸將平涼州自王莽末西羌寇

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爲虜有來歙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

莫能定十一年夏璽書拜援隴西太守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漢有牛崇爲隴西主簿馬文

淵爲太守羊喜爲功曹涼部云三牲備具援乃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集

先謙曰注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餘頭守塞諸羌八千餘人詣

援降諸種有數萬屯聚寇鈔拒浩亶隘浩亶音告門縣名屬金城郡浩水名也亶者水流夾

山間兩岸深若門也詩曰鳧鷖在亶亦其義也今俗呼此水爲閭門河蓋疾言之耳集解惠棟曰浩孟康關駟皆音閭先謙曰注見

馬武援與揚武將軍馬成擊之羌因將其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

傳允吾音鉏牙集解沈欽韓曰援乃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大驚

潰復遠徙唐翼谷中集解顧炎武曰西甯衛下唐翼谷在允吾谷西馬伏波破羌處援復追討之

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凡斬首千餘級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

其穀糧畜產而還援中矢貫脛帝以璽書勞之賜牛羊數千頭

集解

吳仁傑曰案莊周書腓無腋脛無毛急就章股脚膝體脛為杜踵蹠跟踵相近聚顏注脛胫骨也腓脛也然則脛與腓脛相近而不同援之中矢貫腓脛書貫脛則乖其實矣又腓脛亦謂之脛山海經無脛之國脛或作紫郭注云紫腓脛也莊周書技經肯綮之未嘗集韻以紫為筋肉結處不言與脛通蓋偶忘山海經注耳惠棟曰東觀記云中矢貫腓脛上聞賜羊二千牛三百頭以養病

援盡班諸賓客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

破羌縣名屬金城郡故城在今鄯州湟水

縣西集解先謙曰在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

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

無塊曰壤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援上疏云允吾以西數十里一城城皆完

堅舊制置塞因山阻谷其蹊徑輒有候尉故虜不得妄動也案灌允吾當作允吾沈欽韓曰方言腓肥也廣雅腓盛也壤當為腹灌

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

湟水名據前書出金城臨羌縣東至允吾入河今鄯州湟水縣取其名也一名樂都

水集解先謙曰湟水在破羌城南門前過上出青海下入黃河流一千餘里其地謂之湟中

則為害不休不可

棄也帝然之於是詔武威太守

東觀記曰梁統也

令悉還金城客民

金城客民

在武威者

歸者三千餘口使各反舊邑援奏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

字林曰塢小障也一日小城字或作陽音一古反

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

集解惠棟曰水

經注援爲狄道開渠引濫水種秔稻

又遣羌豪楊封譬說塞外羌皆來和親又武都

氏人背公孫述來降者援皆上復其侯王君長賜印綬

集解周壽昌曰案塞

外各侯王君長新莽時皆貶其位號故援皆奏復之

帝悉從之乃罷馬成軍十三年武都參

狼羌與塞外諸種爲寇殺長吏援將四千餘人擊之至氏道縣

縣屬隴西郡縣管蠻夷曰道集解劉放曰注管當作有是漢書本

文後人不曉誤之先謙曰在今秦州府清水縣西南上邽東南下

北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豪帥數

十萬戶亡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寬信恩

以待下

集解劉放曰案此不成文理當云開恩信寬以待下

但總大體而已

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續漢志臣郡

長吏又置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

太守事耳旅距不從之貌集解先謙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

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長詣門狄道縣屬隴西郡今蘭州縣也

得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虜

即燒曉狄道長歸守寺舍曉喻也寺舍官舍也良怖急者可狀下伏良甚也

謙曰官本後稍定郡中服之視事六年徵入為虎賁中郎將集解

狀作牀是韓曰袁宏紀上從容問援曰吾甚恨前殺牧守多也援曰死得其

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復生上大笑其順時不忤皆此類

也初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為

未可許事遂寢及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乃隨牒解釋

東觀記曰凡十三難援更具表言帝從之集解王補曰援上書請

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天下賴其便援自還京師數被進見為入

髮眉目如畫

東觀記曰後長七尺五寸色理髮膚眉目容貌如畫

閑於進對尤善地

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親聽自皇太子諸

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又善兵策帝常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

集解先謙曰此史文從其後官稱之

每有所謀未嘗不用初卷人維汜

卷縣名屬河南郡故城在

今鄭州原武縣西北集解先謙曰注見章紀

詆言稱神有弟子數百人坐伏誅後其弟

子李廣等宣言汜神化不死曰誑惑百姓十七年遂共聚會徒黨

攻沒皖城

皖縣名屬廬江郡今舒州懷甯縣皖音下板反又下管反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

殺皖侯劉閔

自稱南嶽太師遣謁者張宗將兵數千人討之復為廣所敗於是

使援發諸郡兵合萬餘人擊破廣等斬之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擊尋陽山賊上書曰除

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蟻蝨而刺之蕩蕩蟻蝨無所復依書奏上大悅出付尚書盡數日敕黃門取頭蝨章持入因取小黃門頭有

蝨者皆刺之

又交趾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

徵側者麓洽縣雒將之女也嫁為朱鳥人詩索

妻甚雄勇交趾太守蘇定以法繩之側怨怒故反

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

寇畧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爲王於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

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衛城皋令印皋字爲白
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卽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

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七所宜死門武明大文淵印下
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用此傳注然屬未鐘器大樂縣名屬九

後以漢書引注有云云作丰工入丰工人者九反宋白木
曰扶樂侯劉隆爲副眞郡集解錢大

所稱
 听曰案陳國有扶樂縣隆封國當在此未必遠至九真也隆傳督
 云鄉侯通鑑胡注九真無扶樂縣水經注扶樂鄉在扶溝縣也

樓船將軍段志等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又有樂侯韓宇段志作殷志也南擊交趾軍至合

浦而志病卒詔援并將其兵遂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

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援好事至荔浦見冬筍名曰苞十八年春軍
簡上言禹貢厥包橘柚疑謂是也其味美於春夏筍

至浪泊上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葉榆水逕交阯縣北水絡交阯郡中其南水自麓洽縣東逕封溪縣北東

大羅城路大羅城西街之西卽今西湖見大越史記注

破之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援追徵側等至禁谿日紀要禁谿

在越南太
數敗之賊遂散走明年正月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

云徽側兵起都龍冷縣及馬援討之奔入金溪穴中二年乃得之

集解通鑑胡注在龍冷縣西南沈欽韓曰穴當為究水經鬱水注

引竺枝扶南記曰山溪瀨中謂之究葉榆水注援將兵討側側走

入金溪究中三歲乃得紀要究山在太原府西弄石縣境有巖洞

可通行舟或曰封援為新息侯食邑三千戶援乃擊牛釀酒勞饗

即金溪究也

軍士釀酒也詩曰釀酒有藇毛萇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

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

人為車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御款段馬款猶緩也言為郡掾吏

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也

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

里間集解先謙曰東觀漢記里下有塢字

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集解劉

文重當作熏周壽昌曰案重蒸言下潦上霧兩重相

蒸也不必改熏先謙曰東觀記作熏案重字亦通

仰視飛鸛跼

跼墮水中集解惠棟曰

注云平生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

猶少時也

金紫且喜且慙吏士皆伏稱萬歲援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

萬餘人擊九真賊徵側餘黨都羊等自無功至居風無功居風二

真郡居風今愛州集解沈欽韓曰一統志都陽十八碧在思恩府

西北六百里今土司治紀要居風今越南國清化府西北都羊帝

紀作都陽山名御覽五百九十四引東觀記援征都斬獲五千餘

陽山賊上頭章云云

人嶠南悉平嶠嶠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嶠音渠廂反廣州

曰水經注建武十九年九月馬援上言臣謹與交趾精兵萬二千

人與大兵合二萬人船車大小二千艘自入交趾於今為盛十月

援南入九真至無功縣賊渠降進入餘發渠帥朱伯棄郡亡入深

林巨藪犀象所聚羣牛數千頭時見象數十百為羣又分兵入無

繯縣至居風縣帥不降並新級數十百九真援奏言西于縣戶有

乃靖云袁宏紀徙其渠帥數百家於零陵

三萬二千西于縣屬交趾郡故城遠界去庭千餘里庭縣請分爲

封溪望海二縣許之封溪望海縣東也援所過輒爲郡縣泊城郭穿渠灌

溉曰利其民條奏越律與漢律駁者十餘事駁乘與越人申明舊

制曰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駱者越別名集解先謙

上言太守蘇定張眼視錢曝目討賊

怯於戰功宜加切敕後定果下獄

二十年秋振旅還京師軍吏

經瘴疫死者十四五賜援兵車一乘朝見位次九卿援好騎善別

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

式法也裴氏廣州記曰徑獠鑄銅爲鼓鼓唯高大爲

貴面闊文餘初成懸于庭苑晨置酒招致同類來者盈門還上之

還上之

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

史記平準書曰以爲在馬者天莫如龍在地莫如馬

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已別尊卑之序有變則已濟遠近之

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

伯樂秦穆公時善相馬者也桓寬鹽鐵論

曰騏驥負鹽車垂頭于太行之阪見伯樂則噴而長鳴

近世有西河子與亦明相法子與傳

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

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効臣愚已爲傳聞不如

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行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

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

東門姓也京名也

鑄作銅馬法獻

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

韓中帛氏口齒論氏醫醫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已爲法

援銅馬相

法曰水火欲分明水在鼻兩孔間也上唇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領下欲深下唇欲緩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寸

則四百里牙劍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膝欲小季肋欲長縣薄欲厚而緩縣薄股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騎音居奇反集解劉欽曰

注牙欲去齒一寸案文多欲字又汗溝欲深長而案文而當在長字上惠棟曰注腹下欲平滿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有詔置唐宋舊本皆云有堂欲平滿

於宣德殿下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德陽殿下

已爲名馬式焉初援軍還將至故

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

有善言反同眾人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

漢書曰平南越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九郡今此言七郡則與前書不同也集解王會汾曰案九郡乃武帝紀中語至昭帝始元五年罷儋耳元帝初元三年罷珠厓故

前書地理志交州刺史部止有七郡此注言與前書不同殆失考耳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已能長久乎先生奚用相濟

冀曰愚不及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尙擾北邊欲自請擊之卿兒要

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

集解惠棟曰史記鄒陽傳云子胥賜夷服虔云用馬革作裘以

裹尸何能卧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還月

餘會匈奴烏桓寇扶風援以三輔侵擾園陵危逼因請行許之自

九月至京師十二月復出屯襄國

襄國縣名屬趙國今邢州龍崗縣也集解先謙曰在今順德府

邢臺縣南百泉村

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寶固曰凡人為貴當使

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

致災固亦幾不免明年秋援乃將三千騎出高柳行雁門代郡上

谷障塞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援行亭鄣到右北平詔書賜援鉅鹿鐵三百匹

烏桓侯者見漢軍至

虜遂散去援無所得而還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

答

集解惠棟曰漢雜事云援小病松拜牀下援於牀上坐視不為禮姚信士緯云援憑几而見梁寶子弟袁宏紀云援於人汎愛

多容然見爵位而無實者笑曰刀不應齒士不聞耳何足畜乎有奇異於眾者雖在少賤必異待之松去後諸子問

曰梁伯孫帝婿

松尚舞陰公主爾雅曰女子之夫為婿

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

之大人奈何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

松父統也

雖貴何得失其

序乎

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鄭玄曰敬父同志如事父也

松由是恨

之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尙擊武陵五溪蠻夷

郡元注水經云武陵有五溪謂雄溪

橫溪酉溪瀟溪辰溪悉是蠻夷所居故謂五溪蠻皆槃瓠之子孫也土俗雄作熊橫作朗瀟作武在今辰州界集解先謙曰東觀記

劉尙作劉禹

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

自請曰臣尙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

曰矍鑠哉是翁也

矍鑠勇貌也東觀記作矍哉是翁矍音許縛反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矍作矍

遂遣援

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匡孫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

人征五溪援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謁者杜愔曰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杜愔

吾

受厚恩年迫餘日索

索盡也集解王補曰通鑑作年迫日索無餘字

常恐不得死國事今

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

介介獨惡是耳

長者家兒謂權要子弟等介介猶耿耿也集解通鑑胡注謂和也援固慮耿舒之難與共事梁松實

固之通

言矣 明年春軍至臨鄉

東觀記曰二月到武陵臨鄉也遇賊攻

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皆散走入竹林中初軍至下雋

縣名屬長沙國故城今辰州沅陵縣雋音字充反集解沈欽韓曰

沅陵在武陵西下雋屬長沙郡不應反在武陵西也紀要亦云注

誤當在常德府沅江縣界先謙曰歷代志皆以武昌府通城有

岳州府巴陵臨湘諸縣當漢下雋當日進兵時事無從攷覈矣有

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

壺頭山名也在今辰州沅陵東武陵記曰此山頭與東海方壺

山相似神仙多所游集因名壺頭山也集解惠棟曰水經注壺頭

山高一百里廣韻三百里山下有援停軍處經曲多險其中紆折

千灘元和志云在沅陵縣東四十里接常德府桃源縣界從充則塗夷

頭山在沅陵縣東北百三十里而運遠

充縣名屬武陵郡充音昌容反集解先謙曰注見順紀

帝初以為疑及軍至耿舒欲

從充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搃其喉咽

搃持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持

拊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

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為室以

避炎氣

武陵記曰壺頭山邊有石窟即援所穿室也室內有蛇如

百斛船大云是援之餘靈也

集解沈欽韓曰崔豹古今注

武溪深乃馬援南征之所作也援門生爰寄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曲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度獸不能臨嗟哉

武溪多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毒淫

之流涕耿舒與兄好時侯弇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

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眾怫鬱行

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集解先謙曰致與至同若夜擊之即可

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言似商胡所至之處輒停留賈音古已

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

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集解先謙曰降蠻事詳宗均傳松宿懷不平以援往受其拜

遂因事陷之集解王補曰袁紀松未至而援已死松與馬武毀惡援於上帝大怒追收援新息

侯印綬集解王補曰古今論援者袁宏以為過恃才為之不已則是慈畏養望者反優矣其說非也惟胡寅最當事理其言

曰梁松坐馬援書叩頭流血帝所親見也而使之乘驛責援代監

其軍援請營壺頭耿舒請從充道兩事俱上帝從援策尋復聽舒

告援失利誣陷之言又自松口帝平日料敵制勝明見萬里之外

乃於此舉屢失事宜得非春秋既高智有所困邪不然有臣如援

而不保令終其爲君德之累豈小小哉初兄子嚴敦並喜譏議並余之子也喜音許吏反而通輕

俠客援前在交趾還書誠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

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謂議刺時政也

集解惠棟曰通鑑作政法案注當從政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

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襦申父母之戒說文曰衿交衽

也詩云親結其襦毛萇注云襦婦人之褱也女施衿結襦爾雅曰襦綌也郭璞注曰卽今之香纓也儀禮父戒女曰戒之敬之夙夜

無違命母戒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也集解沈欽韓曰陳祥道禮書纓帶曰衿帶結而垂曰襦欲使汝曹不

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

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

所失輕重合宜集解先謙曰言人無賢不肖待之如一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

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

鶩者也鶩鴨也集解通鑑胡注毛晃曰舒鳬俗謂之鴨可畜而不能高飛者曰鴨野生而高飛者曰鶩效季良不

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集解惠棟曰漢律云捕虎一

錢三千其狗半之捕豺一購錢百爾雅釋獸云熊虎醜其子狗也以相形非必指熊虎之子也

說文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先謙曰此引俗諺極不類者反玉篇熊虎子曰狗與狗不同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

齒州郡已為言吾常為寒心是已不願子孫效也季良名保京兆

人時為越騎司馬

續漢書曰越騎司馬秩千石

保仇人上書訟保為行浮薄亂

羣惑眾伏波將軍萬里還書已誠兄子

集解惠棟曰王充云父兄在千里之外且死遺教戒

之書此言當為伏波發也

而梁松實固已之交結

集解先謙曰呂字無義疑當作與音近而訛

將肩

其輕偽敗亂諸夏書奏帝召責松固已訟書及援誠書示之松固

叩頭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保官伯高名述亦京兆人為山都長

縣屬南陽郡故城在今襄州義清縣東北今名固城也集解先謙曰在今襄陽府襄陽縣西北

由此擢拜零陵太

守

今永

初援在交趾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慾已勝瘴氣

神農本草

經曰薏苡味甘微寒主風溼痺下氣除筋骨邪氣久服輕身益氣

南方薏苡實大援欲已為種軍

還載之一車時人曰爲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

已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曰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犀之有文彩也

馬武與於陵侯侯昱等昱司徒侯霸之子也皆曰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孥

惶懼不敢已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瘞葬而已裁僅也與纔同瘞草也以

不歸舊塋時權葬故稱瘞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援墓在石馬亭西睢水所經也賓客故人莫敢弔會嚴

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曰示之方知所坐集解

王補曰征蠻之役援功垂成而病卒宗均席其威信承制招降以收其成均之功卽援之功罪於何有昭之者梁松馬武耿舒也海

內不聞其過家人不知所坐賈胡之譏明珠之譖何以示天下乎

光武於援家伏闕請罪則出松書以示之松固在中則以朱勃所上章使讀之於朱勃之血誠申訟則不報焉所謂介介惡是者援

蓋早慮之矣馬革裏葬恰慰平生特難爲推心置腹明見萬里之光武解耳故嘗謂怒收新息侯印酷於韓彭之趙醢也上書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

得葬又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

之功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眾論語周公謂魯公曰不使大臣

忽乎不以無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蒯通說韓信背漢求備於一人

誅田橫初自稱齊王漢定天下橫猶以五百人保于海島高祖追橫橫自殺以王禮葬之並見前書也大臣曠然咸

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為國之所

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章邯為秦將使人請事至咸陽趙高不

遂降燕將據聊而不下史記曰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于燕燕

項羽燕將據聊而不下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聊即今博州

縣也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未規猶下計也詩云

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集解王補曰此下袁紀有以四年冬

州隗囂擁兵於隴冀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間關猶觸冒

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國戰

策曰魏安釐王畏秦將入朝周訪止之王曰許綰為我呪曰若入

不出請徇寡人以首周訪對曰今有人謂臣入不測之泉而徇臣

以鼠首可乎綰之首猶鼠首也囚王於不測之秦而徇王以首竊

為王不取也司馬遷書曰垂餌虎口又曰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

生之計赴公家之壺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微封侯之福邪八年車

難謂援使隗囂也

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眾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

漢下隴冀路斷隔

集解王補曰書鈔此下有豪強叛城酋羌殺吏二語

唯獨狄道爲國堅守

士民飢困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民饑餓嗷嗷煮履也

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眾

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湧泉欽如轉規

規員也孫子曰戰如轉員石於萬仞之山

者執也集解王補曰文選王仲宣誄注引作轉圓

遂救倒懸之急

孟子曰當今之時行仁政人悅之猶解於倒懸

也存幾亡之城

幾音祈幾近也

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路平而獨守空

郡

守音式授反

兵動有功師進輒克銖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

矢貫脛又出征交阯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

吝猶恨也

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

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日南九真皆屬交州

間復南討立陷臨

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曰久而立功

或曰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

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

害氣僵死軍事也

僵仆

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眾庶未

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

韓子曰龐共與魏太子質於邯鄲共謂魏王曰今一

人言市有虎王信乎王曰否二人言信乎王曰否三人言王信乎

日寡人信龐共曰夫市無虎明矣然三人言誠市有虎今邯鄲去

魏遠於市謗臣者過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與宗親怖慄死

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醴於用賞集解沈

洪範傳農厚也疏引鄭注農讀爲醴說文醴厚酒也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已

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曰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

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史記鄒陽言曰昔者魯聽季孫之

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

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詐而囚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

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詩小雅巷伯篇也畀與也

罰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

言其僮豎無知也高祖曰

豎儒幾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已功除

公羊傳曰夏滅項執

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爲桓公諱也以聖王之祀臣有五義桓公常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禮記曰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人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若援

所謂曰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曰厭海內之

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樂布哭彭越之義前書曰彭越爲梁王樂布爲梁

大夫使於齊越以謀反梟首洛陽詔有收冒陳悲憤戰慄闕庭書

視者捕之布使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奏報歸田里集解王補曰袁紀書奏不報歸田里時梁松竇固等

讀之松固驚相謂曰如是陛下不甚罪伏波勃字叔陽年十二能

也補案本傳報上奪不字通鑑作帝意稍解誦詩書常候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續漢書曰勃能說韓詩前

方學者之服也矩步辭言嫺雅嫺音間嫺雅猶沈靜也援裁知書

者回旋皆中規矩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

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稟受朱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

渭城縣名故城在今咸陽縣東北前書音義曰試守者試守一歲乃爲眞食其全俸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

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已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

遇讒唯勃能終焉肅宗卽位追賜勃子穀二千斛東觀記曰章帝下詔曰告平陵

令丞縣人故雲陽令朱勃建武中以伏波將軍爵土不傳上書陳

狀不顧罪戾懷旌善之志有烈士之風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其以縣見穀二千斛賜勃初援兄子壻王磐子石字也王莽從

子若孫勿令遠詣闕謝

兄平阿侯仁之子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馬嚴姊壻父平阿侯王述案恩澤表刺侯仁生述則磐當爲仁孫也

莽敗磐擁富貴居故國爲人尙氣節而愛士好施有名江淮間後

游京師與衛尉陰興大司空朱浮齊王章共相友善援謂姊子曹

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長者謂裏俠者也集

解通鑑胡注長者謂諸貴戚卽前所云長者家兒是也陳景雲曰

長者猶貴人鄭眾辭皇太子山陽王之聘梁松諷以長者意不可

違是也錢大昕曰魏文帝詔曰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

食是長者爲貴人之稱王補曰袁紀援謂所親曰王子石條士也

今游京師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果與司隸校

在長者間

尉蘇鄴丁鴻事相連坐死洛陽獄而磐子肅復出入北宮及王侯

邱第援謂司馬呂种曰

是援行軍之司馬也

建武之元名為天下重開自今

目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

舊防諸侯王子不許

交通

賓客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及郭后薨有上書者

目為肅等受誅之家客因事生亂

集解劉歆曰案肅卽是受誅之家不當云客蓋是容字容有此

事慮致貫高任章之變

張敖為趙王其相貫高祖不禮趙王高恥之置人壁中欲害高祖又任章父宣霍

氏女壻坐謀反誅宣帝祠昭帝廟章乃玄服夜入廟待帝至欲為逆發覺伏誅並見前書

帝怒乃下郡縣收捕

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目千數呂种亦豫其禍臨命歎曰馬將

軍誠神人也

集解王補曰袁紀种歎曰馬生之言其神乎

永平初援女立為皇后顯宗

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

雲臺在南宮也

呂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

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至十七

年援夫人卒乃更修封樹起祠堂建初三年肅宗使五官中郎將

持節追策諡援曰忠成侯四子廖防光客卿客卿幼而岐嶷年六

歲能應接諸公專對賓客嘗有死罪亡命者來過客卿逃匿不令

人知外若訥而內沈敏援甚奇之曰爲將相器故曰客卿字焉張儀

虞卿並爲客卿故取名焉事見史記援卒後客卿亦天沒

論曰馬援騰聲三輔遨遊二帝及定節立謀曰干時主將懷負鼎

之願蓋爲千載之遇焉伊尹負鼎以干湯光武與然其戒人之禍

智矣謂誠實固梁松王磐呂种等皆如所言也而不能自免於讒隙豈功名之際理固

然乎居功名之地讒構易興而能免之者少矣夫利不在身曰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己

曰之斷義必厲誠能回觀物之智而爲反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

能恕自鑒其情亦明矣見人之謂智自見之謂明以自見之明爲見人之用其於物理豈不通乎

廖字敬平少曰父任爲郎東觀記曰廖少習易經清約沈靜援明

德皇后既立拜廖爲羽林左監虎賁中郎將顯宗崩受遺詔典掌

門禁遂代趙熹爲衛尉肅宗甚尊重之時皇太后躬履節儉事從

簡約廖慮美業難終上疏長樂宮曰勸成德政曰臣案前世詔令

曰百姓不足起於世尚奢靡故元帝罷服官前書音義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

幘繼爲首服紬素爲冬服輕綃爲夏服元帝約省故罷之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哀帝卽位詔罷鄭衛

之音減郊祭及武樂等人數也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

書曰違上所命從厥攸好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

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墨子曰楚靈王好細腰而國多餓人也長安語曰當時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

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集解劉敞

曰案文有未幾則不當更有後字蓋本是復字也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

躬服厚繒斥去華飾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言儉素約簡后之所安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太

后曰吾爲萬乘之主身衣大練練裙也此誠上合天心下順民望浩大之福莫尚於

此陛下既已得之自然猶宜加曰勉勗法太宗之隆德戒成哀之

不終

太宗孝文也玄默為化身衣弋綈成帝下詔務從儉約禁斷綺縠女樂嫁娶葬埋過制唯青綵人所常服不禁哀帝初卽

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綈繒而已成帝以趙飛燕哀帝以董賢為儉並不終

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

羞恒卦九三爻辭也巽下震上鄭玄注云巽為進退不恒其德之象又玄體兌兒為毀折後或有羞辱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玄

作互

誠令斯事一竟

竟猶終也

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

薰猶蒸也言芳聲薰天地也

神明可通金石可勒而況於行仁心乎況於行令乎願置章坐側

曰當瞽人夜誦之音

瞽人無目者也古者瞽師教國子誦六詩前書禮樂志云乃采詩夜誦夜誦者其辭或祕

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誦也

太后深納之朝廷大議輒曰詢訪廖性質誠畏慎

不愛權執聲名盡心納忠不屑毀譽

王逸注楚辭云屑顧也

有司連據舊典

奏封廖等累讓不得已建初四年遂受封為順陽侯曰特進就第

每有賞賜輒辭讓不敢當京師曰是稱之子豫為步兵校尉太后

崩後馬氏失執廖性寬緩不能教勒子孫豫遂投書怨誹又防光

奢侈好樹黨與八年有司奏免豫遣廖防光就封豫隨廖歸國考

擊物故

物無也故事也謂死也集解惠棟曰劉熙釋名後詔還廖云漢以來謂死為物故言其諸物皆就朽故也

京師永元四年卒和帝曰廖先帝之舅厚加賄賂使者弔祭王主

會喪諡曰哀侯子遵嗣徙封程鄉侯遵卒無子國除元初三年鄧

太后詔封廖孫度為潁陽侯

集解官本考證曰詔當作紹

防字江平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作公平別本又作字孝孫書鈔六十四引華嶠書同

永平十二年與弟

光俱為黃門侍郎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永平十五年上始欲征匈奴與竇固等議出兵調度皆以為塞外草美

可不須殺馬其各以奸固等兵到燉煌當出塞上請馬殺上以固言前後相違怒不與殺皆言案軍出塞無殺馬故事防言宣帝時五將出征其奏言匈奴候騎得漢馬矢見其中有粟即知漢兵出以故引去以是言之馬當與殺上善其用意微至敕下調馬殺防

遂見肅宗即位拜防中郎將稍遷城門校尉建初二年金城隴西

保塞羌皆反

羌東吾燒當之後也以其父漢吾降漢乃入居塞內故稱保塞

拜防行車騎將軍事

集解汪文臺曰書鈔六十四引華嶠書云位列九卿班同三府與耿恭同征盧水羌

已長水校尉耿恭副將

北軍五校兵及諸郡積射士三萬人擊之軍到冀而羌豪布橋等

圍南部都尉於臨洮防欲救之臨洮道險車騎不得方駕防乃別使兩司馬將數百騎分爲前後軍去臨洮十餘里爲大營多樹幡幟揚言大兵旦當進羌候見之馳還言漢兵盛不可當明日遂鼓譟而前羌虜驚走因追擊破之斬首虜四千餘人遂解臨洮圍防開以恩信燒當種皆降唯布橋等二萬餘人在臨洮西南望曲谷

鄯元注水經云望曲在臨洮西南去龍桑城二百里集解先謙曰在今岷州西南

十二月羌又敗耿恭司

馬及隴西長史於和羅谷死者數百人明年春防遣司馬夏駿將五千人從大道向其前潛遣司馬馬彭將五千人從間道衝其心腹又令將兵長史李調等將四千人繞其西三道俱擊復破之斬獲千餘人得牛羊十餘萬頭羌退走夏駿追之反爲所敗防乃引兵與戰於索西又破之

索西縣名故城在今岷州和政縣東亦名臨洮東城亦謂之赤城沙州記云從東洮

至西洮一百二十里東洮卽謂此城集解惠棟曰水經注防與耿恭從五溪檻檻谷出索西與羌戰破之築索西城在隴西臨洮縣

也布橋迫急將種人萬餘降詔徵防還拜車騎將軍城門校尉如

故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上嘉防功令史官作頌頌其功伐袁宏紀

三年八月辛巳還京師車駕幸其第厚加賞賜使防歲舉吏二

人防貴寵最盛與九卿絕席光自越騎校尉遷執金吾四年封防

頤陽侯光爲許陽侯集解惠棟曰案下詔稱許侯陽字衍東觀記

光以爲五校尉主禁兵武備所以宿衛兩宮不宜在一處表請二

校尉附北宮詔許越騎射聲治寺北宮洪頤煊曰和帝紀許侯馬

是衍字兄弟二人各六千戶防已顯宗寢疾入參醫藥又平定

西羌增邑千三百五十戶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特以前參醫藥

藥亭一千二百五十戶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特以前參醫藥

防身帶三綬貴寵至盛屢上表讓位俱已特進就第皇太后崩明

年拜防光祿勳集解先謙曰東觀記光爲衛尉防數言政事多見

採用是冬始施行十二月迎氣樂防所上也集解見章帝紀集解先

作十月引子鉅爲常從小侯得常從也六年正月已鉅當冠禮記

見章紀禮記曰士冠筮於廟門主人立冠朝服有司如主人服卒

十弱冠儀禮曰士冠筮於廟門主人立冠朝服有司如主人服卒

陳服于房中西廡下東領北上始加緇布冠次皮弁次加爵弁
子冠于阼以著代也三加而彌尊冠而字之敬其名也祝曰令月
吉辰加爾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集解劉攽曰注士冠
筮于廟門案文少一日字先謙曰官本注筮日作求日特拜爲

黃門侍郎肅宗親御章臺下殿

集解惠棟曰東京賦云其內則含
德章臺天祿宣揚薛綜云皆在應

門內也

陳鼎俎自臨冠之明年防復曰病乞骸骨詔賜故中山王田

廬

中山王馬以郭太后少子故獨留京師建武二十
年徙封中山永平二年就國故以其田廬賜防也曰特進就第

防兄弟貴盛奴婢各千人已上資產巨億皆買京師膏腴美田又

大起第觀連閣臨道彌亘街路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多聚聲樂曲
近帶城郭妨困小民

度比諸郊廟

曲度謂曲
之節度也

賓客奔湊四方畢至京兆杜篤之徒數百

人常爲食客居門下刺史守令多出其家歲時賑給鄉閭故人莫

不周給防又多牧馬畜賦歛羌胡帝不喜之數加譴敕所曰禁遏

甚備由是權執稍損賓客亦衰八年因兄子豫怨謗事有司奏防

兄弟奢侈踰僭濁亂聖化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爲司隸校尉梁松
所奏也先謙曰據松傳歿于顯宗永平

四年馬氏之敗在肅宗建初八年松歿久矣悉免就國臨上路詔曰舅氏一門俱就國

封四時陵廟無助祭先后者朕甚傷之其令許侯思慤田廬有司

勿復請留之於京守田廬而思慤過也曰慰朕渭陽之情渭陽詩秦風也秦康公送舅晉文公于渭之陽

念母之不見也其詩曰光爲人小心周密喪母過哀東觀記曰光遭母喪哀痛

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感傷形帝曰是特親愛之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章帝與乃復位

特進子康黃門侍郎永元二年光爲太僕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光視事減省諸費歲千

萬以康爲侍中及竇憲誅光坐與厚善復免就封後憲奴誣光與

憲逆自殺東觀記曰奴名王當初竇氏有事王當亡私從光乞不與恨去懷挾欲中光官捕得王當因告言光與憲有惡

謀光以被誣不能自明乃自殺光死後憲他奴郭扈自出家屬歸

證明光憲無惡謀光子朗上書迎光喪葬舊塋詔許之本郡本郡復殺康而防及廖子遵皆坐徙封丹陽防爲翟鄉侯租

歲限三百萬不得臣吏民防後呂江南下涇上書乞歸本郡和帝

聽之十三年卒子鉅嗣後爲長水校尉永初七年鄧太后詔諸馬

子孫還京師隨四時見會如故事復紹封光子朗為合鄉侯集解

日案水經注朗一作復永甯元年封也合鄉屬東海郡

嚴字威卿父余王莽時為揚州牧嚴少孤東觀記曰余卒時嚴七歲依姊壻父九江連率

平河侯王述明年母復終會述失郡居沛郡建武三年余外孫右扶風曹貢為梧安侯相迎嚴歸養視之至四年叔父援從車駕東

征過梧安乃將兄弟西嚴年十三至洛陽留寄郎朱仲孫舍大奴步護視之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余王莽時封致符子蔡邕集余

封中水侯也又注平河侯述元始四年嗣建而好擊劍習騎射觀武二年封先謙曰注河字誤援傳亦作平阿而好擊劍習騎射觀

記曰嚴從其故門生肆都學擊劍習騎射集解劉攽曰注其故門生案門生無故者當是叔字其叔門生也周壽昌曰案東觀記原

文四年叔父援乃將嚴西嚴從其故門生云云俱主援立後乃白說其字即指援援之故門生也注係截引故字句微闕

援從平原楊太伯講學專心墳典能通春秋左氏東觀記曰從司徒祭酒陳元受

之因覽百家羣言遂交結英賢京師大人咸器異之大人長者仕之稱也

郡督郵援常與計議委曰家事弟敦集解惠棟曰敦女宗姜娶太僕趙岐見三輔決錄世系作

敦字孺卿亦知名援卒後嚴乃與敦俱歸安陵居鉅下決錄注曰鉅下地名

鉅下地名

也三輔稱其義行號曰鉅下二卿明德皇后既立集解先謙曰嚴上書見后傳

嚴乃閉門自守猶復慮致譏嫌遂更徙北地斷絕賓客永平十五

年皇后敕使移居洛陽顯宗召見嚴進對閑雅意甚異之有詔留

仁壽闔與校書郎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常與宗室近親臨

邑侯劉復等論議政事甚見寵幸後拜將軍長史將北軍五校士

羽林禁兵三千人屯西河美稷美稷縣名衛護南單于聽置司馬從事

牧守謁敬同之將軍敕嚴過武庫祭蚩尤武庫掌兵器令一人秩六百石前書音義曰蚩

尤古天子好五兵故今祭之見高祖紀帝親御阿閭阿曲也觀其士眾時人榮之肅宗

卽位徵拜侍御史中丞集解惠棟曰徵拜侍御史復遷中丞也東觀記云嚴拜御史中丞賜冠幘衣服車馬

嚴舉劾案章申明舊典奉法除子鯁爲郎鯁音持充反集解先令謙曰官本注持作時

勸學省中勸勉也前書王鳳薦班伯於成帝宜勸學召見宴昵殿是也其冬有日食之災嚴上

封事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肅宗初立汲汲欲知下情引納敕嚴有所見聞輒言曰臣聞日者眾陽之

長食者陰侵之徵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尚書咎繇之詞言王者

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曰明褒貶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無功不黜

明陰盛陵陽臣伏見方今刺史太守專州典郡不務奉事盡心爲

國而司察偏阿取與自己同則舉爲尤異異則中已刑法中音陟仲反集

解先謙曰官本注陟作丁不卽垂頭塞耳採取財賂今益州刺史朱醕集解洪

西南夷傳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國朱輔好立功名揚州刺史倪說

懷慨有大畧李注東觀記輔作醕梁國甯陵人也又選舉不

倪音五兮反說音悅涼州刺史尹業等每行考事輒有物故也考案

實曾無貶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故事州郡所舉上奏司直察

能否已懲虛實前書武帝元符五年初置司直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續漢書曰光武以武帝故事置司直居

丞相府助督錄諸州建武十八年省之今宜加防檢式遵前制舊丞相御史親治職

事唯丙吉曰年老優游不案吏罪丙吉字少卿魯人也宣帝時爲丞相掾史有罪終無所驗公府

不案吏自吉始也見前書於是宰府習爲常俗更共罔養曰崇虛名罔養猶或

未曉其職便復遷徙誠非建官賦祿之意宜敕正百司各責已事

州郡所舉必得其人若不如言裁已法令傳曰上德曰寬服民其

次莫如猛故火烈則人望而畏之水懦則人狎而翫之爲政者寬

言濟猛猛言濟寬

左傳鄭子產誡子太叔爲政之詞也

如此綏御有體災眚消矣

亦

災

書奏帝納其言而免酺等官建初元年遷五官中郎

集解何焯曰郎下脫

將字東觀記云嚴爲五官中郎將邊境每有事輒下車處便宜上勞以手書

除三子爲郎嚴數薦達賢

能申解冤結多見納用復已五官中郎將行長樂衛尉事二年拜

陳留太守嚴當之職乃言於帝曰昔顯親侯竇固誤先帝出兵西

域置伊吾盧屯煩費無益又竇勳受誅其家不宜親近京師是時

勳女爲皇后竇氏方寵時有側聽嚴言者曰告竇憲兄弟由是失

權實心嚴下車明賞罰發姦慝

集解先謙曰風聞令曹褒雜治它郡盜徒見褒傳

郡界清

靜時京師訛言賊從東方來百姓奔走轉相驚動諸郡遑急各已

狀聞嚴察其虛妄獨不為備詔書敕問使驛係道嚴固執無賊後

卒如言典郡四年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建初中嚴病遣功曹史李龔奉章詣闕上召見龔問疾病形狀以黃金十

斤葛縛佩刀書刀革帶付龔賜嚴道太醫送方藥

坐與宗正劉軼少府丁鴻等更相屬託

徵拜太中大夫十餘日遷將作大匠七年復坐事免後既為寶氏所忌遂不復在位及帝崩寶太后臨朝嚴乃退居自守訓教子孫

永元十年卒于家時年八十二弟敦官至虎賁中郎將嚴七子

固

伉欲鱗

唯續融知名續字季則七歲能通論語十三明尚書十六

治詩博觀羣籍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續博覽古今同郡班固著漢書百篇其七表及天文志有錄無書續盡踵而成

之周壽昌曰續奉詔繼固成天文

善九章算術劉徽九章算術曰方田第一粟米第

志見曹世叔妻傳而此傳不載

順帝時為護羌校尉集解

二差分第三少廣第四商功第五均輸

第六盈不足第七方程第八句股第九

日續先為張掖太守永康

五年代韓皓為校尉也

遷度遼將軍

集解惠棟曰永

所在有威

恩稱融自有傳

棧字伯威援之族孫也少孤依從兄毅共居業恩猶同產毅卒無

子棧心喪三年

東觀記曰毅張接屬國都尉

建初中仕郡功曹舉孝廉及馬氏

廢肅宗已棧行義徵拜謁者章和元年遷廣陵太守時毅貴民飢

奏罷鹽官已利百姓賑貧羸薄賦歛興復陂湖溉田二萬餘頃吏

民刻石頌之

東觀記曰棧在廣陵蝗蟲入江海化為魚蝦興復陂湖增歲租十餘萬斛

永元二年轉漢

陽太守有威嚴稱大將軍實憲西屯武威棧多奉軍費侵賦百姓

憲誅坐抵罪後數年江湖多劇賊已棧爲丹陽太守棧發兵掩擊

皆禽滅之轉會稽太守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詔詰會稽車牛不務堅強車皆以桃枝細簾

治亦有

聲轉河內太守永初中坐事抵罪卒于家

贊曰伏波好功爰自冀隴南靜駱越西屠燒種徂年已流壯情方

勇明德既升家祚已興廖乏三趣防遂驕陵

左氏傳曰宋正考甫三命滋益恭一命而

僕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

馬援列傳第十四

終

後漢書二十四

後漢書集解卷二十四校補

馬援傳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注是時員為護苑使者錢大昭曰護苑

使者前書百官表雖不載此官然王音嘗薦谷永為之見永傳今案袁紀亦作護苑吏

而簡易若是注時上在宣德殿南廡下但幘坐但官本作袒與聚珍本東觀記合今

案說文但褊也褊但也古租作但故通鑑亦作但幘坐

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官本無帝字

夫居前不能令人輕輕原譌輕據注輕音涉利反官本陟注正官本不誤

不自知其下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其作泣是錢大昭曰知其下當有泣字南監本其作

泣案通鑑其亦作泣知本無其字

來欽奏言隴西侵殘案侵讀作浸古字通

援中矢貫脰集解吳仁傑曰案莊周書腓無胫脰無毛至惠棟曰

東觀記云中矢貫腓脰案集解引東觀記當置吳說之前吳說始有著檢刊誤補遺原係引東觀記後

加以案語但全錄之惠說自可省也又今聚珍本東觀漢記賈
肸脰不作脰脰也足由鄰至其間謂之脰脰之言莖也如莖之載
也肸脰也肸脰即謂脰骨後之肉亦曰肸脰易咸其肸脰注訓肸
肸脰是矣分言之則前為脰後為肸脰肸脰子肸脰無肸脰無肸
肸脰毛者豪毛足脰之毛前多長豪後則茸肸脰統言之則但曰
脰曰脰史記龜策傳壯士斬其脰即斬朝涉之脰前書賈誼傳
一脰之大幾如要山海經大幽有赤脰之民赤水有長脰之國
皆不得謂言脰不及脰且矢即著於肸脰既已貫肸脰光不得
謂無與於脰脰固其主名也吳氏必謂書賈脰為非不太泥乎

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

錢大昭曰王莽始建國元年廢五銖錢故請復之

又交趾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注嫁為朱薦人詩索妻

案水經

注朱載維將子名詩索妻冷維將女名徵側為妻側為人有屬
勇將詩起賊馬援將兵討側側詩走入金溪究趙一清曰索妻猶
言娶婦范史作嫁為朱薦人詩索妻繆矣
案據水經注言將詩言側詩明止名詩

於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注丞印四下羊

丞原作承據東觀記正官
本不誤案承古亦通作承

擊九真賊徵側餘黨都羊等集解都羊帝紀作都陽

案羊陽古通
作如左氏傳

之夷羊五晉語作夷陽午戰國策之樂羊古今人表
作樂陽又殺民校尉碑歐陽尚書作歐羊尚書皆是

子與傳西河儀長孺

案氏族略儀姓衛大夫儀封人之後然潛夫論志氏姓帝舜之後有儀氏禹時有儀狄見

戰國策又左傳陳有儀行父皆在前

備此數家骨相已為法注蹄欲厚三寸

案厚三寸與齊民要術合官本三作二

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注漢書曰平南越已

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九郡今此言

七郡則與前書不同也集解王會汾曰案九郡乃武帝紀中語

至此注言與前書不同殆失考耳

今案儋耳珠崖後雖相繼作罷而傳文乃就路博德開置

之始言之故章懷以為不合王氏反謂注為失考非又章懷所云九郡乃據前書路博德傳文非據武紀紀固未明言九郡也但實融傳已云任葛效尉佗制七郡其於佗當時情事亦未必合直是南海七郡本為當時慣語故援亦忘數儋耳珠崖耳

嬰鍊哉是翁也注嬰鍊勇貌也

官本注無也字

明年春至臨鄉集解臨鄉蓋鄉名存攷

通鑑胡注引水經注武陵郡沅南縣建武中所置縣

在沅水之陰因以沅南為名縣治故城昔馬援討臨鄉所築也今案臨鄉之名傳凡三見耿舒言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朱勃

言聞復南討立陷臨鄉而後世求其地之所在殊無可據以確
定者以朱勃書立陷臨鄉水經注援討臨鄉觀之似本奚蠻地
名水經沅水注又言臨沅縣南對沅南縣荆州記則謂臨沅縣
南臨沅水水源出牂牁且蘭縣至郡界分爲五溪援討臨鄉而
建城治則沅南縣蓋卽臨鄉故地而亦分臨沅以增置之耳
南之號胡氏之引水
經注意固有在也

松宿懷不平注以援往受其拜案祖道之盡言還書之啟費皆
松所不平似不盡在受拜也

兄子嚴敦並喜譏議注喜音許吏反官本注
吏作慮

皆明珠文犀注犀之有文彩也案之當
作角

棄葬而已注已不歸舊塋時權葬故稱棄案時權二
字當乙

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注謂援使隗囂也案援本爲囂送質子
留京師而囂忽背漢

則援與囂子同爲陷於深淵虎口也援爲
隗囂使漢未嘗爲漢使隗囂注說蓋誤

執如轉規注規員也孫子曰戰如轉員石於萬仞之山者執也案

規猶轉圜取其執之順也前書梅福傳昔
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如轉圜顏注可證集解王補白文選王

仲宣諫注引作轉圖

案此引作圖當係誤字陸倕石門銘計如投水思若轉規選注引此仍作規

銖鋤先零

銖官本作誅是

土多瘴氣

瘴原作陣據鐵校改官本不誤

猝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注韓子曰龐共與魏太子質於邯

鄆至願主熱察之

案龐共魏策作龐葱願主魏策亦作願王

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

案觀下文報歸田里則朱勃上書之時必尚未歸田里安得云常伏田里常蓋當之

誤

書奏報歸田里集解王補曰袁紀書奏不報歸田里

王補案本傳

報上奪不字

案袁紀不字必係誤衍果不報則但書不報文義已足歸田里不必書也又罷歸田里乃漢制廢斥

名詞因不報而自歸亦不必言歸田里當時帝方盛怒勃固無不待報而擅歸之理勃書本自陳年已六十當伏田里故帝報許之不以其訟伏波為罪即意稍解也

已當瞽人夜誦之音注夜誦者其辭或祕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

誦也

錢大昭曰夜誦樂官名已詳前書禮樂志章懷乃承顏注之誤

而羌豪布橋等圍南部都尉於臨洮

錢大昭曰案前書臨洮本南部都尉治

防乃別使兩司馬將數百騎

錢大昭曰兩司馬卽下文司馬夏駿司馬馬彭也案續志將軍長史司馬

皆止一人此有兩司馬蓋特置今案兩司馬蓋有一假者

羌又敗耿恭司馬及隴西長史於和羅谷

錢大昭曰續志都當邊戍者丞爲長史

遷廣陵太守

至賑貧羸薄賦斂

官本斂注棧在廣陵蝗蟲入江海

化爲魚蝦

官本注蟲作虫非